抱經堂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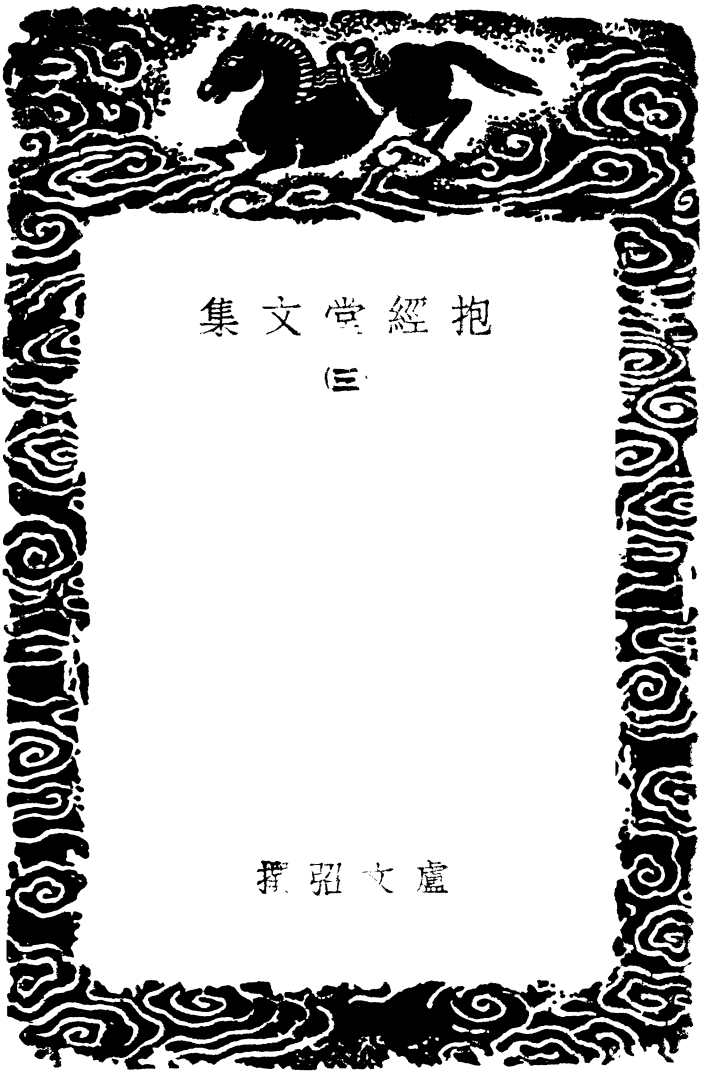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抱經堂文集

(三)

盧文弨撰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二

跋五

書易史後 壬寅

易史參錄二册不分卷皇朝康熙時閩葉矯然龍性之所著也易者天人合一之理聖人本天道以正人事順之則吉悖之則凶人事之變至於不可勝窮而括之以象雖質文淳薄之屢易未見其有遺焉者也宋誠齋楊氏著易傳二十卷大抵以史事證合者居多今葉氏之書不盡解經文但觸於前代興亡成敗之跡與三聖人之言冥然合符者類而書之其言曰太史公言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孔子之作春秋也曰吾欲見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史春秋類也善言天者驗於人善言古者驗於今是予爰爰參錄之志也龍性順治十五年進士曾任知縣罷歸遂不出卒年八十餘余同年友鄭明府有章天錦是其鄉後輩得其稿攜之入蜀馬龍李敬躋太原李履謙見之欣然爲之開雕是爲乾隆十三年距龍性自序此書時七十年矣噫古今之事何可勝言善讀者自爲隅反可也

書儀禮識誤後 壬寅

此宋永嘉張淳忠甫之所著也乾道八年温州守吏部郎贛曾逮仲躬欲鋟儀禮託忠甫爲校讎因裒次所校之字爲二卷又釋文誤字一卷朱子謂其所校甚子細然亦不能無舛謬今案其所校多從釋文之

說釋文與唐開成石經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不能盡依說文正體忠甫亦然如以剌爲刺以宴爲宴以箋爲策以豬爲孺之類實自唐已來相承之舊文非忠甫始易以俗體也其士昏禮捂授捂字从手今案釋文梧字从木既夕篇同當與枝梧字無異又燕禮下賢云延嫁反監本延作迴今案易屯卦下賤釋文云遐嫁反他經多同則延字迴字皆誤今通志堂本作避亦非也又醋以支反云支當作皮今案周禮酒正禮記內則釋文醋皆作以支反不當改作以皮又聘禮青豻云五旦反監本旦爲但今案大射儀亦是五旦反非誤又有司徹膮云呼報反監本報作彫今案釋文膮許堯反與內則音同呼報呼彫皆非也其所見釋文與今通志堂梓行本多有異同如士昏禮之齊肝今齊字有口旁既夕禮燭用蒸今蒸字下有四點又杖笠簑今簑字从羽不从竹又主人諦今諦字从口不从言至此書經轉寫亦疑有誤者如聘禮注嫌擯者一一授之云監杭本以一一爲二余謂當是以下一爲二古人語常用一二作一一者乃後人所改也又標言隨二字余案下校語則此當作言猶隨脫一猶字又喪服釋文盛米注盛笙同張云注無盛笙字是已又云有曰殷盛也笙家當也余案笙家當也四字不可曉亦不見注當誤衍耳鄴樓鑰大防爲永嘉教官忠甫常貢直言於樓樓吏親之嘗問其何以不仕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如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縞黃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其卒也陳君舉實銘其墓此書自序不知是何年其云乾道七年春今兩浙轉運判官直祕閣曾公來守是邦云云曰今則曾後所遷之官也若其守溫之時則吏部郎耳見樓攻媿集又自序言與謝黔論學戊歲之漂黔不克免案宋史五行志乾道二年溫州海溢是

年歲在丙戌。忠甫所言。正謂黔以是年漂沒而死耳。乃轉寫之誤。以戊爲成。說者遂以終年漂流解之。何其不能闕疑乃爾。

春秋長歷書後 乙巳

此杜元凱所撰春秋長歷也。學者不得見久矣。曲阜孔君葆谷始梓而傳之。殆亦從永樂大典中出也。余考唐一行合朔議。頗詆祺此書。其言曰。春秋列國之歷。不可以一術齊。而長歷日子。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欲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此杜預所甚繆也。今讀杜氏之書。始知一行殊未得其意。而妄有所譏。蓋春秋時史官置閏。多有違失。預固云未必得天。蓋是春秋當時之歷也。是則此書非自抒所見。盡改前歷之繆。第據經傳所載日辰。與夫當時議論。以相發明云爾。一行乃以爲杜氏之繆。此正如杜之自序所云。無異度已之跡。而欲削人之足者也。且長歷閏月相距。遠者亦不過四十餘月。未有如一行所云七十餘月之多也。襄二十六年閏十二月。二十七年十一月又頓置兩閏。一行以爲近則十餘月。論亦疎略。夫比年而閏。甚且比月而閏。卽非疇人子弟。亦皆知其不可。曾謂杜氏而憒然乎。蓋凡所次比。悉據當時實事。非以爲是而從之。此不可歸過於杜也。大抵一行於歷學推算極精。而論古往往不得其解。其日度議謂漢太初元起丁丑。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閼逢攝提格之歲。嘉定錢辛楣言一行不曉秦漢閒多以歲陰紀歲。故爲是強作解事之語。歲陰與太歲。皆百四十四歲而超一辰。觀太初詔書。明云年逢焉逢攝提格矣。安得云實非甲寅乎。蓋其疎舛。固不獨論此書爲

然也。

石臺孝經跋　壬寅

唐明皇注孝經十八章。以隸書之。刊石立於石臺。天寶四載九月。國子祭酒李齊古表上。後有大字批荅。竝行草書。又有李林甫等廿一人名銜。復自韋騰起凡廿四人名銜。皆正書。韋騰下有丁酉歲八月廿六日紀九字。案丁酉乃肅宗至德之二年也。後來所題。故與上諸人不相連屬。此碑大字損泐者二十有五。小字二十有四。其完善者。光采奕奕動人。洵可寶也。說者謂古文孝經有閨門章。今文無之。明皇不注古文而注今文。此宮闈之所以多慙德也。余謂此蓋書生拘曲之論。卽今文所云。使明皇果皆精思而身體之。亦必能正其身以型於家。何待誦閨門一章而始瞿然知瀆倫之不可哉。後諸人中陳希烈、張均、達奚珣皆陷賊受僞署者也。其於移孝作忠之旨。固未有聞焉已。

題九經古義刻本後　甲辰

此書乃益都李才江在粵東時所梓也。曲阜孔葒谷以貽余。余先已就惠氏家得其本錄之。今取以對校鈔本。內少一條。得刻本補之。而刻本內之譌誤。余亦因以正之。皆成完書。惠氏四世傳經。其最著者。爲半農先生、紅豆先生。乃定宇之祖若父也。定宇實克纘承。不媿其先世。令人企羨不置。此本俟余長孫能庸少長授之。亦望其毋墜前人之業。如惠氏可師也。

釋夢英十八體篆書跋　壬寅

每體各五字。首曰沙門悳休詩。後曰乾德五年於長安書。貢義大師夢英集。中間乃江淹擬休上人怨別詩也。今人輒以碧雲句譽詩僧。而不復以爲文通所擬作。蓋沿誤也久矣。每體下注解隸書。後有馬去非等十二人贈詩。及郭忠恕書尺皆正書。乃袁允中所書也。又有陶穀等三十二人贈夢英詩。乃咸平元年正月所立。釋正蒙正書前碑。馬去非諸人之作亦在焉。米襄陽書史謂夢英諸家篆。皆非古失實。一時又從而贈詩。使人媿笑。或云是其徒依託爲之。以張大其教耳。

釋夢英篆說文偏旁字原跋　壬寅

英書多繆體。畢秋帆中丞已舉其訛。是直蒿矐兎瓦等篆之失正。及音切之不合前人者。如皂爲方木反。釋爲陌包反。畐爲方九反。皆大誤也。余謂其以云爲云。乃尤繆之甚者。云乃到子音突。若云乃古文雲字。見雲部。何可混也。英又有篆書千字文。其中亦多可指摘云。

校孫奕示兒編訖因書其後　乙卯

此書十數年前。鮑君以文屬予校訂。予以此書援引甚繁富。而刻本不精。其譌字脫句。往往而是。倘僅叩平生所記憶者。略爲正之。慮所記憶者。亦不能無失也。且亦有舊校者在其上。不知何人。不能爲之剔蠹。屠贅而反益之瘢痏。若更以我所校益之。懼將爲之分過。故捲書還之。其事遂中輟。然此書辨書之形聲。實可益於初學。餘亦以資閒見。以文欲得一善本以傳世也。固宜。今年乃請之孫侍御怡谷。怡谷學人也。宜其視此無難焉。爬梳洗剔。視元本不可以道里計。乃不自信。而重諉諉及予。噫。相距十餘年。新學未見

其長。而舊學日已就荒。將何以副二君之雅意哉。雖然。書實有用之書。使得完然以傳。自今至於後世。先哲之精神。藉此以不澌滅。亦後死者之責也。遂發憤而取家所有四部書。有可疑者。一一比對。具有證佐。乃敢爲之乙改塗注。視向之舛誤者。可十去其八九矣。幸筋力尚強。故能勉而爲此。庶幾不辜上天所以留我於世之意乎。時乙卯中元後一日。

書吳葵里所藏宋本白虎通後 甲辰

書所以貴舊本者。非謂其概無一譌也。近世本有經校讎者。頗賢於舊本。然專輒妄改者。亦復不少。卽如九經小字本。吾見南宋本已不如北宋本。明之錫山秦氏本。又不如南宋本。今之翻秦本者。更不及焉。以斯知舊本之爲可貴也。余頃校白虎通。付梓垂竣。而吳子葵里示余以此本。實北宋時坊閒所行未校本也。目錄前小序數行。其云白虎建德論者。開卷卽已錯譌。然余取其書字字比對。始知此本尚多古字。而近世本率多改易。至情性篇中。有與近本迥異而實勝者。卽一二誤書。尚可循形與聲而得其本字。若近世本。則不加思索而徑改矣。又此本雖分上下兩卷。然篇目上作圓圍者十。仍不失十卷之舊。近世本最後三篇。此本在爵號謚之次。實第二卷也。三篇之序。亦復不同。後得元大德年本。與明傅氏、程氏、吳氏、何氏本不甚異。要皆不及此本。洵乎舊本之爲可貴也。吳門朱文游亦有此本。上卷係影鈔。亦更無他人之序。然則非脫去可知已。余取此書之善者。具著於校勘補遺中。而仍以其本歸吳子。吳子其寶之哉。

題朱文游所藏白虎通小字本後 甲辰

白虎通以此本爲最古。唯匡字有減筆。若構字敦字皆不避。疑當在南宋之前。海昌吳葵里曾以全刻本示余。但少模糊。此本乃吳門朱文翁所藏者。上半册係影鈔。然字畫極分明。知其所見本更在前也。刻本目錄中有小圓圍十。蓋雖分上下兩册。而猶以此識十卷之舊。鈔本遺去。余爲補之。書中大段亦舛譌。然情性篇則各本皆失。而此獨得。幷古字亦有未爲後人改易者。余梓此書時。惜見之少晚。因別爲一卷著其異同。庶人人知此本之可貴云。

題朱文游所藏元大德刻本白虎通後 甲辰

世所行白虎通。咸從元大德年刻本出。然元本久訪之未獲。今乃從吳門朱文翁借得。較小字宋本。又多傳錄之誤矣。然當時梓此書者極矜慎。不敢輒有改易。如逆子釗爲迎子劉。亦仍其舊。見於跋語中。而後來所刻。咸不能然。既删去此跋。並前數序。亦復失其位置。余以此書授梓時。幾沿其語。今見此。始得正之。此書余與二三通人校讎。幾不遺餘力矣。而此本上有惠定宇先生手蹟。其正誤不過兩三條。乃竟有出於余輩思索之外者。相去三十里。詎不信然耶。對校訖。因附識數語而歸之。

劉子跋 癸卯

劉子五十五篇。南齊時劉晝孔昭撰。其文筆豐美。頗似劉彥和。然此頗有用世之意焉。或疑即勰所著。殆不然也。有唐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注。其云劉晝撰者。亦孝政之序云耳。宋人黃東發遂疑爲孝政所自著。余借得道藏本。見孝政所爲注。淺陋紕繆。於事之出左氏國語者。尚多亂道。而謂其能爲此文乎。余取

其本以校世所行名爲新論本。補脫正譌。遂成善本。孝政序則兩本皆遺之矣。當晁公武陳振孫兩家著錄時尚見之也。其書首言清神防慾。去情韜光。近乎道家所言。末敍九流。道藏本先道家。外間本先儒家。觀其總括之語。則道藏本實據其本書次弟如此。非由後來黃冠所妄爲移易也。東發又譏其文類俳。此在當時文體自爾。中間亦不全避唐諱。安得斷爲唐人。其惜時云。人之短生。猶如石火。唯立德貽愛爲不朽也。若生爲無聞之人。歿成一棺之土。亦何殊草木自生自死者哉。歲之秋也。寒蟬抱樹而長吟。哀其時命迫於嚴霜。而寄悲於菀柳。今日向西峯。道業未就。亦奚能不霑衿於將來。染意於松煙者哉。此其所以著書之意也。古人留意於身後之名若此。讀此能不瞿然有動乎。

書鐵圍山叢談後　壬寅

此宋蔡京之子絛譎鬱林博白時所作。欲揜其父之惡。正所謂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者。況於絛哉。中間有戲乃父之言。更不足責。鮑氏得嘉靖年雁里草堂所鈔六卷之足本。又益以璜川吳氏。涉園張氏兩家之本。而合校之。乃始版行。亦勤矣哉。鐵圍山者。取諸佛家之語。華嚴經云。四天下共一日月。爲一世界。有千世界。有一小鐵圍山遶之。名曰小千世界。有一千小千世界。有中鐵圍山遶之。名曰中千世界。有一千中千世界。有大鐵圍山遶之。名曰大千世界。又長阿含起世經云。海外有山。卽是大鐵圍山。噫。卽觀其名書之意。亦可知其誕也已。

書周恭叔浮沚集後　壬寅

周恭叔名行己。永嘉人。宋元祐六年進士。官至祕書省正字。出知樂清縣。鄉人相沿稱其初授之官爲周博士云。早從伊川程子遊。而集中有與釋門往來文字。闌入彼家之言。其學似未盡醇。若因其推崇眉陽爲文伯。以爲能化去洛蜀門戶之見。則於釋氏又若何置論哉。其在太學。以同學生馮參行至孝而師事之。爲羣士所怪笑。勿恤也。其教授於鄉也。謂禮義之所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學有齋捿。弟子每朝。必捿其師。此愛敬之道也。其可廢乎。文弨因憶向見明呂叔簡去僞齋集中有捲班說。送人之建武學正。其略云。捲班之禮。清晨魚貫而入。鷺序而立。贊者曰升階。然後折旋而上。前後重行。南北視之若一。東西視之若一。既揖升堂。分就東西序。畫簿。不僭後先。下管無聲。師長有問。不躐對。弟子有請。無儇言。不問不言。則頫首肅容。其在堂也如此。晝酉亦然。此教學者主敬之道也。習而安焉。無往而非敬矣。盛德大業。皆基於此。以肅紀綱。以辨名分。屈伸有度。進退有律。經文緯武。靡不繇之。今也大班升散矣。凌次而闢捷。語譁面容惰。坐立出入。惟意所適。皆苟也。苟則肆。肆則何所不至哉。憂世者於此有深恫焉。觀叔簡之言。知明之盛時。師儒猶能舉其職。而今也並大班之制亦亡矣。書院所以救學校之衰也。然亦相習通儇蕩然無復繩尺。若周、呂二公之所言。非唯目未之見。耳亦未之聞也。余意欲稍稍導諸學子以禮讓之節。故因閱是書而並著之。以爲同志勸焉。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朔日在晉陽書。

書毘陵集後 壬寅

毘陵集五十卷。宋紹興中參政常州張守子固撰。今其全集不傳。此十六卷。乃從永樂大典中鈔出者。其

所論奏皆切於事情吾讀其詹扑墓誌見回河復禹故道之病民而深幸今日倡此議者之不果行也誌云政和某年回河復故道調京東西河北之民三路騷動役至再三而功未就數百縣病之於時儉人欺君幸寵爭立新奇之功以取勝至斷千載不可力制之大河使由山徑之蹊以人勝天逆理咈衆羣小靡附和毘陵詹成老知定陶獨憂其病民謝事而去嗚呼賢矣哉昨歲冬河決曹州大臣御史中有獻議導河北流者天子灼見其非詢之河臣亦以爲斷不可行議遂格儻使斯議得行則其爲民害也有以異於政和之日乎夫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吾故錄其言以爲後來論事者之鑒集中詩風格蒼老源於少陵使事亦復精切其絕句有云元非食肉封侯相合抱遺經老玉川此則若爲余贈者然歲壬寅正月二十有七日書

高恥堂稿跋　辛丑

高恥堂名斯得宋史有傳邛州蒲江人以骨鯁敢言稱德祐初參知政事予祠宋亡隱居苕霅間以卒世亡其集久矣今此八卷乃從永樂大典中輯錄者中有詩三卷多感時傷事之作亦浣花之遺也抑其老而讀書不衰與余性酷相近其詩有云玩物能喪志聖賢言皦如賦受有奇偏誰能爲耘耡又云少時輕寸晷老去惜分陰又云爾來兩目漸眵昏一一手鈔寧敢倦固知衰頹力不勝其柰嗜好頑難變又云但願殘生更幾年了我牀頭二三策此皆吾今日之境意中之言故尤喜之友朋間有愛我者每數數規我以守約之道而余愛博之性始終不能割也目有眚已近十年幸不至全盲以多看一卷書爲此生之幸

余少壯時。亦未若近年來之尤汲汲也。來日苦少。雖欲不分陰是惜。亦豈可得。高公眞吾師矣。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六十五歲叟盧某在晉陽書。

題張氏所刻栲栳山人詩集後 甲辰

乾隆庚寅。見今太史邵二雲於京師。訪鄉前輩遺書。得元岑靜能先生詩集三卷。錄而藏之。閱一周星。而張羅山氏得邵本幷汪本、岑氏後裔所藏本。合校而貞諸梓。校余所錄本。增多七律二十八首。然有二首錄本有而此本反無者。（贈危太朴）先生詩風格清勁。多見道之言。有以自樂。不慕榮利。有句云。靜中有樂我素諧。字我靜能斯不愧。允哉斯言。乃近人顧俠君頗意其有鬱塞之慨。殆非知先生之深者。先生德高望重。官斯土者。咸知尊敬之。邑中多陰受其芘。蓋大凡名門右族。後人稍陵夷衰微者。每易爲暴富有權埶者所侵陵。或利其田宅墳墓而強句奪之。今憚先生。咸蓄縮不敢肆。故宋文憲題先生集云。名閥之家。雖至凋瘁。多藉之以自立。崛起寒微之輩。雖富埒公侯。亦不敢爲凌躐之事。正謂是也。先生既沒。趙古則等私謚先生曰貞元。亦據謚法清白守節、行義悅民兩言爲定論。然則先生豈僅獨善之士哉。羅山於鄉先哲之遺文。咸寶愛而表章之。此其一也。用意若此。不誠可尙也哉。

題鈔本栲栳山人詩集後 甲辰

此本余鈔之邵二雲氏久置篋中。乾隆甲辰。二雲復貽余羅山張氏所刻本。因取以校此本。補正十數字。題目或不同。詩分合亦異者。張本殆得之。張本七律多於此本二十八首。此本贈危太朴二首。顧缺焉。先

生古詩格高氣勁。多以理勝。有益於世教。然亦温潤妍雅。與陳腐之言迥別。集中獨無五七言絕句。蓋本四卷。今三卷。疑失其末卷故也。刻本有像贊及王至所爲行狀。而無宋濂溪氏所題。余將錄以寄羅山。幷正其譌字數處。使刊補焉。爲余鈔此本者。江陰陳生于逵也。後官廣西奉議州判。今無其人。故不能寫所缺者以足之。容有待於將來。

題曹荔帷遺詩後　乙巳

吾姻家曹君義門。出其賢叔荔帷先生遺詩墨示余。循環諷詠。可謂清無點塵。淡餘雋味。書法亦不染俗派。斯人也而竟以明經終。雖抱其才。無如命何。余居鄉之日少。歲在癸巳。主鍾山講席。荔帷亦適來主余同年袁簡齋所。始得會面。未暇一叩底蘊。即別去。今覩遺跡。殊恨鄉有名士而不知。可愧孰甚焉。非義門之勤勤收拾。將終於不知矣。昔陳之陸從典少爲從父瑜賞愛。後乃集瑜文爲十卷。今義門雖常客遊。倘歸里中。從故交世好訪求。亦尚未至失墜。庶荔帷阨於生前。而不致泯然於身後。義門之力也。幸勉爲之。毋讓昔人。

書張蒙山果葬高氏九棺記後　庚子

乾隆甲戌。余晤蒙山先生於長廬先生知余歸爲葬母也。甚慫恿之。余因知先生高義事。嘗助族親之不能葬者已百餘棺矣。二十年來。則又倍之。今以大耋之年。飢驅出游。猶篤於師友之誼。若此。又得施其眞太守童二樹山人以共成之。語云。德不孤。必有鄰。信哉。此記敍次委曲詳盡。讀此可挽澆風而敦薄俗。先

生曰余第不欲攘人善以自功則其用意爲尤深遠矣

書顧懷祖秀才所藏先世圖像後 甲辰

乾隆甲辰長至月海昌吳槎客過余婁東講舍適顧秀才名張思者亦來見吳適攜有顧文康公誥勅遂出共觀明日秀才以家藏先世圖像諸名公贊頌之文共一大軸見示故家喬木令人肅然起敬吳君儻能解所有以贈秀才在顧氏更多一世寶矣行當問之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三

跋六

書鄭司農集後 辛丑

鄭康成集二卷。錄一卷。隋志已云亡。今刻附尚書大傳後者。相風賦一篇。伏后議一篇。春夏封諸侯議一篇。戒子益恩書一篇。易贊一篇。詩譜敍一篇。尚書大傳敍一篇。魯禮禘祫義一篇。凡八篇。皆從諸書中裒輯者也。相風賦。北堂書鈔。藝文類聚。皆引以爲傳玄作。禘祫義。卽禘祫志。本不在集中。然則僅六篇而已。案康成周禮序。見於賈公彥序周禮廢興中。雖非完篇。然亦當附見。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故議郎衞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某竊覩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揆祕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於典籍。犂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家讀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於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賈序後又掇拾數語云。其名周禮爲尚書周官者。周天子之官也。又云。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又云。某以爲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此三條其文皆不相聯綴。當亦序中語也。又有論語序。王伯厚嘗採輯附鄭氏論語注末。亦當幷取之以繫乎此云。

孫詒讓謂論語鄭注非包厚所輯。疑出於惠定宇或託名王耳。

書毛氏袖珍本陶集後　丁酉

此本實從宋刻繙梓。而校讎未精。凡注一作某字。往往不在當字之下。亦有妄改處。幸不多也。吳中朱氏有臨宋本。乃就明休寧程氏本上改塗者。又有宋紹熙閒贛川曾集本。以校毛氏所雕。往往符會。毛氏本得之毋舅張端甫先生。文弨既重是長者之賜。而又兼得兩宋本可以參校。遂殫旬日之力。畢功焉。一字之異。通否相懸。亦古近殊別。且不經後人曲說穿鑿。爲可寶也。朱氏所臨宋本。當出於湯文清。至曾氏本。乃刪去五孝傳以下及四八目。非全本也。湯本不可見。見毛本亦尚有典型焉。

近吳槎客得宋刻湯氏本爲重雕。余因得見之。

書王右丞集箋註後　辛丑

此吾鄉趙松谷先生所箋註也。余貧不能買書。此本亦未之蓄。今主晉陽講席。架上舊有此書。因得縱閱。其校正視舊本誠遠過之。徵引亦詳贍。不過於刪節。致使本事之原委不明。此尤註古人書者所當取法也。其事出釋氏者。則其友王琢崖贊成之。亦如朱長孺箋義山詩之取資於釋道源也。集中潞州刺史王府君夫人墓誌銘云。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也。昔堯命伯夷典秩宗。號大常。爲尚父。此下註云。上有闕文。余以爲當本是周號太師。爲尚父。與上句文正相對。傳寫脫去周字。又誤改太師爲太常。以就秩宗之號耳。此余氏族所出。故知之。李穆堂先生序此書。獨稱其辨霓裳曲七疊始有拍。以爲可以糾新舊二唐書之

謬有功於學者然此皆夢溪筆談所說也松谷本明著其所自穆堂殆不暇細閱故有此語不知者將反疑其掠前人之美矣書梓成亦不得人覆校故其誤字尚多云

李元賓文集跋 丁酉

掊土而得古器鏽澀駁犖何當於用愛奇貴遠之夫旁睨之而不去予價不少靳珍捧之以歸筵以几室以櫝有佳客則薦陳之家所有常物不以爲娛唯此之娛其亦性使然耶今天下之操不律伸赫蹏日役其五指者亦幾於流矣流則庸庸則靡其易於成也亦易於壞猶詫於衆曰達是乃吾夫子之教也其以之班條於里巷耶其以之釋詁於童蒙耶無乃徇文之名而失文之實耶吾讀唐李元賓之文其出之也戛戛然其成之也斬斬然不綺而麗不曲而奥第其品非夫昌黎氏之流亞歟然或重自炫曜又復過於激昂不韜其光不和其聲此其短也施之於今其不目爲怪物也者幾希匪以爲用將以爲娛乃無不可況其可以砥流也書凡五卷前三卷二十有九篇陸希聲之所序錄也後二卷十有四篇趙昂之所增成也篇第部居無所改作其末二篇俄空焉當煩辱之地其脫爛有由矣今年歲在強圉月紀壬正故人子陳燧相見武林借予傳錄攜來金陵尚未脫手何期聚秤陳君天亡年僅元賓殆亦無幾今覩終卷略敍所由志行可書請待他日

題賈長江詩集後 甲午

長江詩雖不合雅奏然尚有古意讀之可以矯熟媚綺靡之習明海虞馮鈍吟有評本長洲何義門得之

稱善。其字句蓋遠出俗本之上。如云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似君。誰爲不平事。今本作誰有不平事。鈍吟云。誰爲不平。便須殺卻。此方見俠烈之概。若作誰有不平。與人報讎。直賣身奴耳。一字之異。高下懸殊。舊本之可貴類若是。余得其本。因臨寫之。令後生知讀書之法。必如此研校。而後古人用意之精可得也。

再題賈長江詩集後　丁酉

始余得賈長江集。乃馮定遠本。錄之篋中。余於賈詩素不嗜。特以其近古。貴之耳。繼又得何義門所評校。始悟其用意之深。幾於無一字閒設。昔人以瘦評島。夫瘦豈易幾也。彼臃腫蹣跚者。正苦不能瘦耳。賈以瘦能成一家格。然此決非館閣中之所尚也。惟可與山林中人共賞之。義門殆於此有深嗜者歟。字字梳櫛之。句句織綜之。而長江之詩之美乃見。然彼不嗜者猶夫故也。余以爲有如義門者焉。則能自領之已。故其所箋疏。今亦不能詳錄。錄其尤至到者。其補遺詩數章。亦出何本。幷爲補入如右。

徐常侍文集跋　甲午

徐公文集三十卷。南唐舊臣。後入於宋。東海徐鉉鼎臣之詩若文也。前二十卷在南唐所作。後十卷入宋後所作。詩致清婉。在昆體未興之前。故無豐縟之習。其文儷體爲多。亦雅淡有餘。爲組織之學者見之。或不盡嘉。然沖融演迤。自能成家。不可得而廢也。李文正稱其爲文敏速。不樂豫作。臨事立揮。草云速則意思壯敏。緩則體勢疎慢。今觀集中之文。則其言也信。亦唯其如是。故亦無瀠洄渟蓄之趣。崩雲裂石之勢。

此殆由人之才力各有所偏勝。雖使自知之而固無能相易者乎。余從鮑氏借得此集。乃明虞山馮已倉舒手校本。余又爲正其所未盡者。錄成。復請江陰趙敬夫曦明覆審。又得十數條。其本脫者。尙無從補正之。然此已可信爲善本矣。

胡方平文恭集書後 辛丑

此集失傳已久。故自來以其遺詩數章附唐人之後。云不知其時代爵里。今從永樂大典中鈔出者。詩奏疏內外制及雜文共定著四十卷。乃宋仁宗朝顯官也。詩豐縟而不失氣骨。置唐中盛間。誠無所多讓。間有近晚唐者。如桐井曉寒千乳斂。茗園春嫩一旗開。拂窗紅葉欺閑臥。倚檻黃花笑獨醒。亦佳句也。五言長律。丰容美滿。亦多合作。但集中用字喜新。而不免僻澀之病。如云去騶呼已遠。自笑守應廬。本應休璉百一詩。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也。海簪重拾笑彈冠。本北山移文。昔聞投簪逸海岸也。葛華與參宿。此見恐無緣。余以爲葛華乃葛花也。此傳寫之誤。其他若用杵天葆髮之類甚多。亦有不免割裂湊泊者。如以昆明劫灰爲昆灰。武都泥爲武泥。黃堂爲雌堂。老子如登春臺爲老臺。畔牢愁截去愁字以叶韻。且於小學亦殊疎。押青韻云寧待據梧瞑。不知此瞑與眠同。又云。更籌深策破先零。不知此零當讀憐。皆非青韻內字也。又云。鱣庭舊迹空。案三鱣之鱣與鱓同。顏氏家訓曾辯之。又云。月閒芳桂正宵瘁。桂色宵瘁秀。顏師古注漢書。宵音一校反。此必所見本誤脫校字偏旁。而以爲一交反也。又云。郊外春車駕屏星。監州駕屏星。屏星見續漢輿服志注。劉昭雖無音。然廣韻十二庚有篪字。注。簏篹、車輜。且卽以屏風類推之。其

必不讓爲丙明矣。唐人於小學極不敢忽。以故篇章流傳。可指摘者極少。宋人則不然。雖腹笥富有。墨瀋橫飛。而細類微瑕。究不得爲全美。辭章之士。往往輕視小學。其所以不及前人者。正坐此。烏可忽哉。集中咏荷花詩有云。妖燄周室出。禍水漢宮來。無所寓意。而漫以此相方。其唐突西子。毋乃太甚。乾隆辛丑後五月。通看畢。遂書其後。

尹河南集跋　辛卯

師魯之言兵事。蓋亦知持重而不貪小利者。觀其欲厚集兵力。與不城水洛之意。可見矣。數遭謫。其功名不得與韓、范侔。惜哉。其言致治之本。在於務大體。不在任察。又曰。吏益材而民益愁。上貴良吏。民始得遂其生。是其識議卓然有古大臣風矣。集二十七卷。附錄一卷。余鈔之朱鴻臚豫堂先生所。朱鈔之新城王氏。王之寫本。則依宋南渡初年刊本之舊也。王有校讎甚略。益都李進士文藻再校。少詳焉。朱以別本參校。更加詳焉。余鈔此本。則凡行款高下之不盡一者。悉整齊之。其誤字爲余所知者改正之。鈔既竟。朱又得一舊寫本。並李進士新增附錄若干篇示余。取以覆對。乃知後數卷。其當正譌補缺者尙多也。至兩本皆譌者。姑仍之已。李所增附錄。亦擇取而次比之。繫於後。師魯之文。永叔稱其簡而有法。子固稱其長於辯論。其文之佳正不盡以能用字少也。余既讀而愛之。且因諸君子校對之勤。而樂爲繼其後也。凡三四過。始卒業云。乾隆三十有六年十月壬辰。盧文弨書。

書李泰伯文集後　癸巳

此本雍正間李之後裔所刊。正集三十七卷。常語及周禮致太平論咸入焉。舊以潛書民言爲首。而此以禮論易論爲首。其卷數皆不與舊相合。觀其所采輯亦略備矣。獨遺退居類稿一序。此篇載宋文鑑中。可取而補也。讀其條畫經世之言。侃侃鑿鑿。始可見諸施行。不爲空談。以薦先後。僅得太學官位。不足以行其志。而其言則已立矣。見稱於二三大儒。有以也夫。又外集三卷。則告詞薦章以及誌銘之類也。

劉公是集跋 庚子

劉原父公是集。元本分五種。古詩集二十卷。律詩集十五卷。內集二十卷。外集十五卷。小集五卷。總七十五卷。諸議論、辯說、傳記、書序、古賦、四言、文詞、箴、贊、碑刻、誌、行狀皆歸之內集。諸制誥、章表、奏疏、駁議、齋文、覆謚、皆歸之外集。諸律賦、書啓、皆歸之小集。其貢父爲之序。藏書家鮮有其本。今從永樂大典中鈔出者。區分而聯綴之。合成五十四卷。不能依元本之次第。以賦爲首。而古與律不分。又元本內集之與人書。古文也。小集之書啓。俳體也。今亦混而爲一矣。蠹觀唐人詩集中。附見他人倡和之作。舊本皆一例平寫。無高下之別。或他人倡而己和。則置他人之作於前。或他人和己。則置他人之作於後。近代則不然。凡附見者皆置後。且低一字以別之。公是集尚有古法。而鈔集者不察。或誤以他人之作爲原父作。七言近體中有其弟貢父先寄詩而原父和之。遂誤以在前者屬原父。而和詩反低一格。從附見之例。余與歷城周太史書昌言之。當改正也。原父詩有瀟灑出塵之致。其議論多有啓發人意處。謂人之儉。儉於人而裕於己。晏子之儉。儉於己而裕於人。有說犬馬一篇。其大略云。由漢以來。苟進言於天子。無不以犬馬自予者。

嗚呼。使夫知治守道之臣。進以義。退以禮。而犬馬之說。不已貶乎。使夫亂國偸容之臣。進以利。退以刑。而犬馬之說。不已僭乎。今夫犬之爲人用也。不過受一器之食。然而外則有獲獸之效。內則有禦寇之猛。斯可謂適其材矣。馬之爲人用也。不過盡一鈞之駑。然而外則有兵戰之捷。內則有馳獵之奉。斯亦可謂適其材矣。故功著而利不益。身勤而事不害。此雖廉能之士。盡瘁不貳。何有能過焉。若夫亂世偸容之臣。功薄而罪尤。身利而事害。如此。何以自比於犬馬耶。余謂其言足以警有位者。故特著之。

后山詩註跋 乙未

孟東野但能作苦語耳。后山之詩。於澹泊中醰醰乎有醇味。其境皆眞境。其情皆眞情。故能引人之情。相與流連往復。而不能自已。然當時亦以爲愛之者絕少。況後世哉。余年五十八。始讀而善之。向以黃、陳竝稱。余尙嫌黃之有客氣也。此本乃天社任淵因后山門人魏衍所編次而爲之註。頗能窺其用意之所在。然二人者。皆未聞有篇什留於人間何耶。葉石林嘗見彭城寇國寶之詩而善之。後知其從后山學詩。以爲淵源有自。今此二人者。何遽不若寇耶。然亦幸附后山以傳矣。余鈔此書。在甲午之冬。逾年。始爲之跋。乾隆四十年季夏之二十六日也。

樂圃餘稾跋 丁酉

著書滿家。不幸而無零章賸幅之傳者。比比是也。宋朱伯原氏有文三百卷。經兵燹亡失。其從孫思掇拾補緝。僅得三十之一而已。名曰樂圃餘稾。不必皆其生平文字之至者。然而流傳五六百年不衰。猶幸也

夫伯原吳人舉乙科以足疾不仕窮經閉戶世皆知其賢起教授鄉邦爲諸生說春秋後又以之教國學著春秋通志二十卷今亦佚矣獨墨池編二十卷世尚有版行本他所著圖經琴史不能定當世藏書家之有無也人生何必爲達官要職如伯原氏官不過正字所謂不過師儒之職而當時貴之後世慕之其所居樂圃之坊名至今未改也學何負於人哉人當善用其長毋強用其所短伯原氏可師也安在其無能庶幾乎

絜齋集書後 辛丑

書錄解題載絜齋集二十六卷後集十三卷南宋禮部侍郎袁燮和叔撰馬氏經籍考唯後集作十二卷爲異當由誤脫其畫耳今聚珍版本二十四卷不分前後集乃從永樂大典中鈔出者題曰絜齋集古潔字雖作絜然在今則不得不分和叔齋名本作潔清之潔故其贈陸伯微絕句有云斗大書齋以潔名冰壺表裏要清明如今塵土填胸臆幸挽滄浪爲濯纓若作古字恐不知者疑其或取絜矩爲義則失之矣其詩不甚經意而文則條鬯明粹能達其意之所欲言其子甫作後序謂其行文不喜用難字夫好用難字此剽竊塗澤者之所爲耳文之古不在此吾讀所撰何夫人宣氏墓誌而歎女子有高識其言有足爲今之士風警者爲錄於此誌云科舉之士有得雋場屋又兼人以獲厚貲考顏自矜衒夫人曰士子當砥礪廉隅今嗜利無恥而不知其非又自以爲能他日苟得一官豈不重爲民害乎吾以夫人此言爲舉子作箴砭不知尚能發汗否耶第六卷策問功臣篇中云雲臺二十八將以鄧禹元功爲首自是而下亦宜

以功之大小爲序。弇之平齊。恂之守河內。彭之克延岑。異之破赤眉。皆其時卓然可稱者。而序之於王梁、杜茂、傅俊、堅鐔之下。彼數子者。功何有焉。是何先後之失當耶。案此但據俗本後漢書耳。乃後人改寫致誤。非本來之失也。此載馬武傳後。本作上下兩列。先序上列竟。而後及於下列之首。此古法也。如張守節史記正義所載周書謚法解。亦是如此。後人改兩列爲一列。而以一上一下排寫其次序。遂致舛互。獨不觀論中所言乎。云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今此四人者。亦皆雜厠於二十八將之中。非其誤之灼然易見者乎。以和叔之學。而尙失於不考。何況後人。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四

跋七

書晦菴題跋後 癸巳

毛氏汲古閣刻朱子題跋三卷。以跋東坡與林子中帖爲首。考朱子文集。則其前尙有一卷。不知此何以獨遺之。書河圖洛書後引大戴明堂篇鄭氏注。此誤也。明堂在盛德篇中。杜氏通典所引。但稱盛德。在未爲後人分析之前。可据也。注乃北周盧辯著。中有引鄭氏語。其爲非康成注自明矣。又踐阼篇作踐祚。此在魏晉六朝人書中多如此通用。但記朱子嘗與人辯及此。謂阼爲主位。不應作祚。今何以亦爾也。其書參同契後。末署空同道士鄒訢六字。此朱子自寓其姓名也。鄒本邾也。訢當是昕之譌。或以訢有喜義。古音本與熹通。此亦放魏伯陽篇題而爲之。而毛氏不察。妄增一歸字於空同道士之上。誤矣。其跋周益公楊誠齋送廿叔懷詩文卷一篇。竟是禪門上堂參喝語。朱子斷不爲是。必妄人竄入無疑也。其他如重復改作復。慺倪改作睨。皆不知古字。

玉楮詩藁跋 丙申

秀水曹侍郎溶之圖。在郡城中。名之曰倦圃。蓋宋岳倦翁金陀園之故址也。余嘗至其地。林木蓊蔚。溪流彎環。坡陀峭蒨。雖結構未必皆如曩時。而昔賢遺風。猶髣髴遇之。其時蓋已不爲曹氏有矣。倦翁爲武穆

王之孫所著有金陀粹編續編今猶傳於世云此玉楮詩藁八卷者當嘉熙時三年閒之所作也其詩刊除浮豔風格峭異驟若不見可喜而咀嚼既久亦自有得味於無味中者明嘉靖閒其裔孫尚書元聲刻而傳之今版本不可得矣外閒所傳寫者率譌缺今姑就其本傳之不能細校也集中記爲韓正倫因詩致怨欲陷倦翁於死賴廟堂覺之事得白以武穆之精忠所謂思其人猶愛其樹者正倫乃絕不顧而幷忘其舉己之恩欲文致之於罪是尙得爲人乎倦翁雖未能忘情而深憐其失計詞不憤激有君子之養焉他日讀邵氏聞見錄見种詁訟范忠宣而忠宣猶薦之乃爲詩有曰永相襟量滄溟同一雪不捐三世將日言曲直何必言愧死老奴作何樣後又有讀誠齋集詩復及之所謂怨若怨焉者殆終有不能盡化者歟

劉後村集跋　甲午

後村集有百九十六卷今此祇五十卷僅居四之一毛氏津逮祕書中載後村題跋凡四卷此集無其前二卷黃氏千頃堂書目所載後村諸集班班尙多距今未久宜尙在世閒然余求之數年卒不見也此集舊寫本字迹麤殺閱之頗不爽目故別加校正重錄如右而以毛氏前二卷之題跋幷入焉倘得全集自當各還其舊若不可得則毋寧匯置一處庶不復有放失之患後村劉克莊號也字潛夫莆田人舉於鄉西山以蔭入仕屢廢屢起宋理宗時賜同進士出身官龍圖閣直學士謚文定後村詩詞及各體文皆有法度卓然爲南宋一大作手七言古風初喜摹長爪生詩入玉屑所載三篇酷與之肖而皆不見此集集

中此體亦不多見。唯有築城、開壕、運糧、朝陵、六七篇而已。風格蒼老。頗近老杜留花門。寨盧子諸章。其本意欲息唐律。專尙古體。以趙南塘言而止。今集則律體居多。石門吳氏後村詩鈔。亦無出此集之外者。豈其全者非獨余不及見。卽前輩亦未之見耶。余因其言考其人。亦庶幾無愧眞氏之門者。乃宋史無傳。柯氏新編。亦不爲之補。文獻通考於他人之集。則嘗采用後村之言。而其集亦未著錄。幾疑於名之晦晦矣。雖然。唐書不爲韋應物傳。而蘇州之名。常在天壤間。文章自可傳。不仗史筆垂。後村亦復何憾哉。

刻源集跋 丙申

余雋讀蘇伯脩所輯元文類。劉欽謨所輯中州文表。略識元人所爲文。古辭奧句。礫砢斑駁。大率取材於先秦兩漢。其體裁則昌黎之曹成王碑。柳州之晉問。庶幾近之。當宋之末年。其文多流於漫衍佳弱。嘽緩亂散而不振。若元閻靜軒、王秋澗、姚牧菴、許圭塘諸人之文。差可矯其弊矣。然古於文者。不必皆古於辭也。如第以辭之古爲古文。則又恐以形貌求之。而非精神命脈之所在。是乃贋古。非眞古也。繼得黃梨洲所錄刻源文鈔。則大好之。刻源者。奉化戴表元帥初也。其文和易而不流。謹嚴而不局。質直而不俚。華腴而不淫。此非徒古於字句之末者也。明初宋景濂氏重其文。在史局。爲下本路卽家膳其集二十卷入祕閣。元史列之儒學傳中。景濂又爲其集作序。推崇甚至。三百年來。唯黎洲遴擇其文以傳之學者。而其全集殊不多見。金陵陶孝廉衡川。以是詢余。余愧未能答也。南濠朱君文游多蓄古書。余因求之。乃得明神廟時版本。其上有何義門先生評校。乃其弟子沈穎谷名巖所傳錄者。何氏得嘉靖以前舊鈔。爲文祇六

十五篇。以校版本。改正甚多。如唐畫西域圖記。脫去後半篇二百六十五字。賴以補全。其詩亦得舊鈔刊正。余見之大喜。屬友人爲臨一本。但此集爲卷三十。文雖視舊鈔本爲多。亦有鈔本有而版本無者。十有三篇。何氏已爲補錄。而朱君本無有。不知又落誰氏矣。詩源出江西。視山谷爲稍渾融。余師桑弢甫先生讀之。目爲狷士云。刻源嘗爲建康府教授。而元史乃作建寧。考其自序云。爲昇學教授。建康實唐之昇州。然則元史誤也。後來序其文者。亦多沿誤。當正之。潁谷、吳人。稱刻源文近子厚。亦閒似蘇門。能從容於窘步。萌茁於枯條。此數語亦殊有見。朱君曰。此亦吾鄉之學者也。故附著之云。

仇山村金淵集書後 辛丑

山村爲溧陽教授。在元大德九年。年五十九矣。在任四年。官滿受代歸。詩作於其時。溧陽自唐以來。皆屬昇州。故吾子行爲之題詩。稱仇仁父解秩建康。有新文曰金淵集也。其分教京口又在前。故其寄京口諸友絕句云。郡邑山川我舊遊。歸舟千里十年秋。相逢若問村翁信。貞女江頭狎白鷗。貞女江乃指溧陽言也。京口今鎮江府。本朝雍正年閒。始以溧陽隸焉。或遂以此集在京口時作。誤矣。詩清綺流美。有蕭閒之韻。而無酸寒之氣。五言律中有哀方嚴州五首。嚴州乃方虛谷也。詩中具有徵詞。虛谷之爲人。卽不至如周公謹所詆之太甚。要其人之不足取。固較然也。今本乃題爲懷方嚴州。詳詩意當作於其新歿之日。非懷之也。七言佳句。吾愛其書生愛日唯愁晚。稚子敲冰不怕寒。無白衣來多釀酒。放青山入別開門。冰懸古樹花尤雋。雪漲寒江水不渾。塵世不知秋過半。水鄉但覺月明多。情與境俱清絕。其七言一絕云。野風

吹樹廟門開神象凝塵壁擁苔笑爾不能爲禍福村人誰送紙錢來亦有風人之致此集戊戌年閱一過辛丑再閱遂書其後

書李空同詩鈔後 癸巳

乾隆十五年嵗庚申先生主大梁書院因空同後人請選其祖之詩爲檢定十六卷付之裁畢梓卽以本寄文弨京師使讀之空同詩當以五言律絕句及七言古詩爲最去其摹仿太似者而眞氣骨乃見固未易以訾謷也他選本間有篇刪其句者曩以質之先生先生曰刪則吾不敢無寧仍之而附注以己意耳文弨於此本譌字一一校勘以覆於先生今略著二條於此如河之水歌云河水流滸舟子搖櫓檢字書滸與漊同則與櫓韻不協意謂作瀇漊差近之先生曰滸當是韻文弨今思之或當讀如湑湑然未知空同本何書也又有句云嵯嵯圓波踊殆卽用嵯彼泉水而疊其字他人集中亦未見又左袒行云產不信祿不入軍右袒計安出文弨謂別本作寄不信者是易有言不信謂不見信也寄之言不見信於祿祿不入寄之言似當如此解先生曰誠然唯軍右袒不可依明詩綜作軍左袒耳其末又附本朝人劉湛詩有列莊鳴豪使之句文弨謂當是列狀之譌先生曰吾思之不得汝乃得之才相去果三十里耶噫此雖先生戲言而獎誘殷惓不遺纖芥乃如此今整理舊書復見此編追憶往復之言殆將二紀去先生曳杖之辰亦已再朞矣把卷憮然因具識之今日卽欲就正何可得也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七日書

跋西北之文 辛丑

此皇朝湖廣布政使澤州高平畢振姬亮四所著之論議諸雜文也。太原傅山青主爲之序。仍以解元稱之。其言曰。東南之文。概主歐曾。西北之文。不歐曾。不歐曾者。非過歐曾之言。蓋不及歐曾之言也。解元爲西北之文。而卒不得罪於東南者。以言之數數於理也。山又爲解元之西北。尙多乎其理者也。然終不以其文東南解元也。青主之言如此。余東南人也。非謂文必東南。若特以畢公之學之富。而用之於賦頌碑版等作。裔皇典麗。當推一大作手。若論理自當以平正易直爲主。欲人之易曉也。議事自當以明白剴切爲主。使人皆可以舉而行也。今其爲言也。瀾翻藻耀。非有學問人。不能究其指歸。吾恐讀畢文者之不易曉也。然其議事之文。實非徒託空言可比。當以俟知者知耳。至論孔子弟子家語有縣亶與史記之鄔單非一人。此則失於不考。縣乃鄙字之誤。漢書地理志鉅鹿郡有鄗縣。續漢郡國志作鄔。蓋實一字。周大王亶父亦作單甫。古亶單多通用。故鄔單卽爲鄗亶。實一人。畢公信史記集解之言。以爲鄔單音人。欲祀之於銅鞮。豈其然乎。

景菊公先生詩集跋　丙申

先大父書蒼公交友中。最精風雅。同輩所共推服者兩人。一爲上虞王文白先生。名德璘。寓杭州。先大父割宅以居之。其錢塘懷古七言長律凡若干題。氣象雄渾。音節亮拔。不落宋元以後格調。余外大父馮山公先生爲序之。余篋中曾藏一本。南北轉徙。縑牒書搨多爲他人紛亂。近檢之未得。其後人不振。復相繼以死。遺稾不可復問。余卯角時。已不及見先生。以鄰近故。至所居見先生小影。四周皆有題詠。先生夫人

亦尙在。計此時訪求尙可得。而童年見不及此。至今恨之。一爲同邑景菊公先生。先生垂歿。囑以平生著述授余師桑弢甫先生。先生爲版行其詩八卷。而爲之傳。以著其人。菊公可無憾於泉壤也已。夫多不如精。前明布衣稱詩最富者。如沈嘉則、王百穀、王承父之流。今其集流傳蓋寡。以云重刊。抑更難已。余固知菊公先生之詩之亦不必以多爲貴也。雖然。派別不一。嗜好亦殊。後之人豈無擩嚌其中。而更有得焉者乎。劂余先大父情好往來之密。咸見是是更不可以廢。此集先生手自書。古今五七言雖各分體。而卷或間隔。余移之使各從其類。并卽以弢甫先生序傳冠諸首。弢甫先生沒時。有四孫。遺書皆已分析。今一孫又亡。余猶覩得菊公文集與說部而讀之。而恐其終不獲也。無可求者。已矣。有可求者。更當求之。向鈔得菊公詞八卷。今又鈔此集五十卷。又多乎哉。視文白則誠優。而以云得先生之全。疑尙不止此。

菊公文集說部。在弢甫先生二房長孫濟燾所。濟燾歿。其妻乃余母舅張端甫先生之孫女。余請端甫先生借鈔焉。因不出。後聞爲所親全攜去。不知落誰手矣。

濂洛風雅跋　庚子

此本相傳以爲元金仁山先生所選輯。首濂溪周子。八傳而至王魯齋。皆正傳。其餘源流所漸。凡三十五人。所錄皆有關之作。凡箴銘祭文咸入焉。意主於闡明義理。裨益風化。初不於字句間求工也。本朝雍正年間。其裔孫律實始版行。今相距五十年。吾宗東源衍仁欲復爲開雕。請余爲正譌。余北上。攜之行笈中。友人厲菴北方之言學者也。就而正焉。其意以爲題曰風雅。卽文不當在所錄中。又劉屏山戲作十二辰

屬詩一首亦當去其言良是然出自前哲之手毋寧仍之善戲謔兮亦風人所不禁也仁山錄朱子靜江府虞帝廟詩附記其後云廟中舊有有庫君像南軒牧此州舉而投之水文弨竊疑其已甚而眉菴以爲不然謂傲即萬惡之根去之不爲過且廟制尊一不尊二然余考道州有鼻亭之神道州即有庫地也象必有遺愛於其國故神而祀之靜江去道州不遠祀象不爲無因有其舉之非後人所可意爲變置也且俾以象人猶不可用像亦象人也而投諸水戮已太甚視流放又甚焉即操千古賞罰之柄者亦不宜出此余以爲浦坂之舜廟不宜有象而靜江之舜廟實宜有象象蓋從祀也亦猶先主武侯同閟宮之義也非並尊也聊著不同之見於此以俟後之人論定云乾隆庚子臘月之望盧文弨書

題王阮亭先生感舊集後　辛未

王阮亭先生輯其平生知交之詩爲一編曰感舊集凡三百三十有五人此本藏北平黃崑圃先生家先生攜香阮亭既盡梓其遺書此編以未得校讎尚留篋中不鄙淺學誶諉及之余觀阮亭生平好獎引氣類於同時人士所造有一字之佳一韻之工靡不津津激賞且筆而記之今其書如池北偶談、居易錄、古夫于亭雜錄、漁洋詩話中所載且至有重見疊出而不厭者學者因先生盬稱之亦頗爭先覩其全爲快今是編所載朝廟十一山林十九其人則皆素所稱述之人也然向者第等諸窺豹一斑而今乃得見其全其爲快意當更何如哉因亟校歸之冀有好事者付之梓元本分四卷卷袤重大擬每卷分上下二篇又詩之先後與目不相應今定從目序所云以考功終者今乃在第二卷末此則不敢妄易云阮亭自序

爲康熙十有三年甲寅。余今茲始得參校。爲乾隆十有六年辛未。蓋相去七十有七年。而先生之書。猶有不盡出如斯者也。閏五月廿四日校竟并識。

卷後又有補遺。此或鈔時偶遺。或後時所見。非是別有義例。今當歸併一處。凡是正三百餘字。有近人名字難考者。此不可以意爲定也。有詩中下字偶不契勘而誤者。如云醉時喜得虎頭筆。滿壁煙雲峯削戍。今若從漢書司馬相如傳改作戍削則非韻。然削戍實無所出。又如云始焉弩在機。終也刃出鞞。上韻用術字。下韻用必字。此必因鞞字形近鞞。遂誤讀鞞爲鞞也。鞞蒲頂切。與術必二韻不協。又有一詩序云。樂羊以息壤而克中山。案息壤是甘茂拔宜陽事。若樂羊之克中山。則謗篋也。唐人詩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事雖誤用。終不失爲佳詩。特學者不可沿習所聞而不考其本也。予是以著之。且明予之所不改者類如此。

文心雕龍輯註書後 辛丑

余向有此本。粗加讎校。寓吳趨時。兒輩不謹。爲何人攜去。後遂不更蓄也。昨年吳秀才伊仲示余校本。無可比對。復就長安市覓得此本。紙墨俱不精。吳所錄隱秀篇之缺文。及勝國諸人增刪改正之處。此本具有之。然他人所改。俱著其姓。唯梅子庚獨不。不幾攘其美以爲己有耶。亦有異同數處。其練字篇引尚書大傳別風淮雨。於傳毅制誄。已用淮雨下多元長作序。亦用別風八字。頃無王融集可檢。惟憶陸雲九愍。有思振袂於別風之句。此亦一證也。傳毅作北海靖王興誄云。白日幽光。淮雨杳冥。古文苑所載。其文不

全。今見此書誄碑篇者。文爲後人改去淮雨。易以氛霧二字矣。鄭康成注大傳云。淮。急雨之名。是不以爲字誤。而詩正義引大傳。竟改作列風淫雨。蓋義僻則人多不曉也。哀弔篇首云。賦憲之謚。此出周書謚法解。既賦憲受臚於牧之野。乃制作謚。今所傳周書文多脫誤。惟困學紀聞所引。尚有此語。此於賦憲下引舊人校云。當作議德。失之不考也。至詔策篇賜太守陳遂。汪本作責博進陳遂。正與下故舊之厚句相應。然責字亦疑債字之誤。其末引詩云。有命在天。明爲重也。周禮曰。師氏詔王。明爲輕也。下衍一命字。養氣篇故有錐股自厲。和熊以苦之人。案下六字。吳本無。當本脫四字。不學者妄增成之。而忘其年代之不合也。末序志篇云。茫茫往代。既沈予聞。眇眇來世。倘塵彼觀也。謝耳伯云。沈一作洗。余疑皆未是。似當作況。況與貺古通用。又吳本倘字作諒。吳本從曲江錢惟善本臨出。前有其序。余遲暮之年。尚爲此矻矻。不欲虛見示之惠故也。凡異同處。勝此本者。已具錄之。爲語小兒子輩。愼勿再棄也。乾隆辛丑七月九日書。舟車攜帶。此本近又不完全。

碧溪詩話跋　辛丑

此書議論純正。凡豔冶之辭。概不插齒牙間。其評品李杜優劣。後人莫能易也。至子美之廣廈。與樂天之大裘。其意一也。其詞則有工拙。何必以窮達校其難易。急緩。與作者之先後。以爲高下哉。義山詩。卻羨卞和雙刖足。一生無復沒階趨。此有激之言。何嘗如新豐老翁搥折其臂之出於實事者哉。乃譏其爲子春之罪人。毋乃太迂。謂子美玩弄嚴武。藐視禮法。亦但襲前人之言。於少陵詩未嘗熟復也。東坡詩。浮江泝

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於下注云。江水在此。吾不食言。光武語也。東坡去一言字。殆歇後也。案有成言三字已見上句。則但用吾不食意義自足。何歇後之云乎。常明未必有斯謬。必校者之妄加也。此書出吾鄉鮑氏所藏。黃氏仕履之詳。尙可以考見云。乾隆辛丑七月十日書。

逸老堂詩話跋 丁酉

逸老堂詩話二卷。得之江寧嚴侍讀東有所。書中不列鄉里姓名。然稱魏莊渠馬抑之爲同鄉。則蘇之崑山人也。又稱祝枝山序其父約齋漫錄二十卷云。俞君寬父。吳之耆儒。又以知其人姓俞矣。其大父醉菊翁亦見書中。然皆不知其名。崑山之俞。唯允文字質甫者最著。廣五子之一也。考其事蹟。又齟齬而不合。此書與約齋漫錄、江南通志及千頃堂書目皆不載。雖有詩句。又不爲明詩綜所錄。一時無可蹤跡。願其書雖無大過人處。而敍述亦班駁可喜。其論麓堂詩。載同官獻諛之詞。未免起後人之議。尤確論也。爲錄而傳之。至其祖孫三世之名若字。俟他日得崑山縣志。與祝枝山集。再爲蒐考云。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五

跋八

漢衡尉衡方碑跋 癸卯

此碑近時所揭以校隸釋所有尚不及其半中有云階夷愆之貢經常伯之寮謂其以孝廉察舉而爲郎中也夷謂伯夷愆謂閔子古閔愆通用如春秋諸侯之謚閔者亦作愆也碑中兩寮字金薤琳琅皆誤以爲賓堂傳錄之不審耶碑云感背人之凱風詩邶亦作鄘此併省去邑不虞不陽卽不吳不揚參國起按本之齊語下本肇末上缺一字必竦字也寢闇苫凶下今缺一字而洪氏本則爲仍字其下所注缺字今本則頗似因字形碑云詔選賢良招先逸民君務在缺失順其文舉洪氏本如此余諦視碑則洪云缺者頗似寮字其失字上半剝泐實非失字乃英字也時詔書令選賢良務先逸民而衡君欲舉其寮之賢者又欲順詔書之文故下云已從政者退就勅巾蓋令其棄官而就舉也隸釋於含澤戴仁下注云缺六字其實止缺二字此則都氏本不誤也

翁覃溪得舊搨云是失字非英余疑非舊搨也後人就其損處妄開耳

漢蕩陰令張遷表頌碑跋

篆額兩行云漢故穀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其首云君諱遷字公方陳留已吾人也下敍其先世則舉張

仲張良張釋之張騫四人云爰暨於君蓋其纏緁暨字分作旣且二字得毋書者不諳文義致有斯誤纏緁卽蟬聯也敍其行履云治京氏易少爲郡吏徵拜郎中除穀城長敍其政績云蠶月之務不閉四門臆正之際休囚歸賀八月筭民不煩於鄉隨就虛落隱恤高年路無拾遺黃巾初起燒平城市斯縣獨全下卽以寬仁愷悌稱之又云流化八基遷蕩陰令吏民頡頏追送如雲周公東征西人怨思於是刊石豎表云云蓋穀城故吏所爲立也此碑不見於歐趙洪鄭所錄唯都氏金薤琳琅中載之但闕五字耳余今所得又闕八字然都氏所云闕者今皆可辨其一字都氏已知爲郎字它如開畿寓開下闕一字碑作㠯上似衆字頭下似之字又頗近於㝬字而音義則不可曉揆其意則當爲闢豈聲之轉遂可借用歟又燒平市平下闕一字今案是城字下截尙可辨又道區別上闕一字今尙有其字之形流化基化下闕一字今審是八字並不闕八基卽八碁蓋張君在穀城凡八年而後遷也碑以禽狩爲禽獸以殯爲賓以張是爲張氏相係爲相糺中謇爲忠謇珮瑋爲佩韋蔀沛爲蔽芾羈卽羈字鑾卽蠻字儕卽際字荂卽筭字其紀立碑歲月在中平三年歲在攝提之二月蓋丙寅歲也若唐鄜州寶室寺鐘銘云大唐貞觀三年攝提在歲云云案是歲爲己丑次年乃庚寅而亦云攝提何也此尙有碑陰紀出錢姓名余皆有之都氏不載疑幷額皆未之見也文後忽贅詩云舊國其命惟新二語不曉所謂漢時風俗固不知有忌諱類如此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跋　癸卯

此碑隸釋作孔彪金薤琳琅作孔虩此字碑已模糊其形彷彿是虩實卽彪之變體此碑在諸隸書中形

獨小。其結構頗與唐世碑版相近。其文雖多用經語。不可謂之善屬文也。洪氏云。彪後遷下邳相河東太守。而碑額猶書其前官者。以碑陰考之。乃博陵人不忘甘棠之惠而爲此碑也。於此可見漢時風俗之厚。降而後世。所謂去思碑者。大率在遷任將去之時。樹於所經過之地。使其得見之耳。安有去官之後。其人已沒。而猶爲此舉乎。彼其政無可稱。祇由吏胥感其私惠。強率閭里之錢而爲之者。比比是也。白香山詩云。古石蒼苔字。安知是媿詞。噫。其能免於媿者。不亦罕乎。

漢倉頡廟碑跋　癸卯

是碑已全損。惟倉頡天生德於大聖。四目靈光。數字可辨。碑側有云。有一字疑是脩。今朔方臨戎孫羨缺從事。永壽二年。朔方太守上郡仇君察孝除郎中太原陽曲長。延熹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卿令。五年正月到官。奉見劉明府立祠刊石。表章大聖之遺靈。以示來世。又云。下行自紀姓名。此下書出錢者姓名及錢數。有不甚泐者。有守左尉萬年長沙瑗字君平。萬年縣也。長沙乃覆姓。此稀姓。亦所僅見。余觀上所記。則是倉頡廟乃劉府君所立。碑中亦有劉府君三字。而孫羨自敍其歷官之詳。且云奉見劉明府立祠刊石。則此文孫羨所爲也。余寓太原新修府志。尚未得見。不知陽曲職官中曾載此孫羨姓名否。府志失載。

漢孔褒碑記　癸卯

碑云。君諱褒字文禮。孔子廿世之孫。泰山都尉之元子。此碑首數字尚明了。并其餘可辨識者。共七十有二字而已。褒乃宙之子。融之兄也。裴松之注魏志云。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忿疾。刊章捕儉。儉與褒

有舊亡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六因留舍藏之後事泄兄弟爭死詔書令褒坐焉碑有云元節所過元節卽儉之字也又有云後會事覺臨難引質各爭授命蓋卽敍此事而其下文已脫爛趙氏金石錄洪氏隸釋皆不載此碑無從知其後事若何碑之立必在中平元年黨禁已解之後故得直書其事而無所諱避也前云家業春秋以下似敍其所學又有爵固辭語上下文義皆不接續惜哉

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跋　癸卯

此碑書甚古拙亦多別體猛龍字神固固字世人率未識也氏族作氏挨巉巖作嶮巖張老作張勉沮渠作沮渥夙宵作夙霄風作凮蹈作踏耕作耩當南北朝多有世俗創造之字如顏氏家訓之所譏者此類斷不可以涉筆爾來士君子多知崇尚說文凡古書相傳之舊非許愼氏之所有者一切改令復古此又似未免矯枉過直也

北魏汲縣齊太公廟碑跋　癸卯

先晉太康十年三月尚父裔孫范陽盧无忌來爲汲令以縣嶕嶢之下舊有太公壇場荒而不治乃依舊修造鐫石立表在今縣治西南隅此表吾未之見後北魏孝靜帝武定八年太公裔孫尚氏諸人以无忌置碑僻據山阜遂率親黨更營碑祠於博望亭平顯之所在今縣西北三十里請太守穆子容爲文記之子容幷爲書无忌之表於前而乃以己作繫於後其結銜云通直散騎常侍聘梁使平東將軍中書侍郎恆州大中正修左史汲郡太守穆子容山行之文朱竹垞引李白詩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

而韓詩外傳稱文王舉太公時公年七十二。兩者不合。无忌表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按尚書顧命有齊侯呂伋。文則伋已嗣公爲侯。非卒於康王時也。竹垞之言云爾。余案无忌明據竹書紀年之文。非得之流傳也。周公封魯。太公封齊。皆其子之國。而身留京師。故有三年報政之語。周公在而有魯公伯禽。寧太公在而不可有齊侯伋乎。竹垞譏之非是。特太公遇文王之年。諸家所紀。七十爲多。但不知定當文王何年。計武王卽位元年。至康王六年。已六十二年。公遇文王縱晚。亦須在前數年。卽以外傳所說計之。公之壽已百三十有餘矣。而无忌之表云。蓋壽百一十餘歲。然則公之遇文王。疑不過在五十時。公之女爲武王后。以此參證。不應乃在耄齒。孟子言太公聞文王善養老來歸。若五十內外。不宜卽言老。然人情每預爲晚歲之計者亦多矣。豈必當年卽已需養乎。況太公非沾沾僅爲一身計者。其慕文王仁政之美。亦必不專在一節。故愚以爲孟子所言。正不可膠執以爲七十之確證。乾隆癸卯七月庚寅朔。在陽曲書。天氣如南方深秋時。

善養老之義。孟子具有明釋。正不必文王自養。其稱二公爲二老。亦順文耳。且老亦不專指年老。家相稱老。楚公子圍方娶而伯州犂稱爲寡君老。豈必拘於七十方稱老哉。甲寅正月二十六日重閱記。

唐光祿大夫張琮碑跋 癸卯

書甚剝泐。其文爲于志寧所撰。以前有黎陽公于四字。尙隱約可辨也。額篆書文正書。不知爲誰某矣。中惟蘗下改木從兮。驕旁易馬爲女。頗覺新異。張琮字文瑾。武威姑臧人。除睦州刺史。未到官而卒。唐史無

傳。

唐禮部尚書張倉碑跋　癸卯

此碑篆額尚完。題云大唐故禮部尚書張府君之碑。中有詔葬故金紫光祿大夫張裔諱改之語。以唐書儒學傳考之。卽張爲嗣也。其云聊遵置薤之言。俄喧伐枳之詠。余初忘伐枳出何書。孫詒讓語余出後漢書岑彭傳。彭子孫熙爲魏郡太守。與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碑卽用此事。

唐汾陰獻公薛收碑跋　癸卯

額云。唐故太常卿上柱國汾陰獻公薛府君碑。篆尚完好。碑文摧剝不完。其可辨者。亦多模糊。唯對逸簡於嵩岳。多識比於廣微。及飛魯連之箭。草陳琳之書數句尚連屬云。

唐褒國公段志玄碑跋　癸卯

右碑篆額正書。書撰人姓名皆不見。據寶刻叢編所云。則本無姓名也。碑之下段。今已殘缺。余但得其上段。書法秀勁可愛。閒有數字作八分體。關中金石記云。唐書本傳云。臨淄人。此作鄒平。傳云謚忠肅。此作忠壯。今余碑不見有鄒平人三字。當是在下段中。下段亦有數字可辯者。椓工以其模糊太甚而竟棄之耳。

唐申文獻公高士廉碑跋　癸卯

此碑殘缺難讀。首行大唐故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上柱國字尚可辨。其云大都督太宰假黃鉞清

河昭武王者。乃其祖嶽也。舊唐書以爲太尉。不言其謚。又云父勣。襲爵清河王。改封樂安。舊書勣作勩。當以碑爲正。云于九嵕山之南趾。墓而不墳。今碑在醴泉縣之劉洞村。當卽其地也。集古錄以爲貞觀二十一年立。許敬宗撰文。趙模書丹。案碑稱文皇帝。又云太宗廟庭。考士廉配享在高宗卽位之初。然則此碑之立。亦在其時。不得言貞觀明甚。

唐贈太常卿褚亮碑跋 癸卯

此褚登善之父也。與瀛洲學士之列。致仕後。年八十八而終。贈太常卿。謚曰康。碑殘闕計其中完整者。二百四五十字而已。八分書。書者與撰文者姓名皆不見。亦無歲月。亮卒於貞觀時。碑云遂賢撫瞻霜露。永懷罔極。歲月緜遠。淒涼荒壟。則碑之立。當更在其後也。額曰大唐秩卿之碑。篆書。其秩字之左爲一下木。右旁作者。而省其中閒之匕。此字不見說文。太常卿古之秩宗。余初以意定爲秩字。後見錢詹事說乃褚字。褚字是也。昭陵石刻記疑是殷仲容書。謂與馬周碑。如出一手。余諦視此書之點多圓如粟粒。而馬碑似此者甚少。其匡郭亦不全肖也。銘有云。纂襲承業。昭鈞枻宇。不得其解。當問之。

武周夏日遊石淙詩石刻跋 癸卯

武后以久視元年夏行幸嵩山。賦石淙詩。幷序。太子及羣臣和者。共十有六人。皆七言四韻。薛曜正書。刊於平樂澗之北崖。十六人者。皇太子顯、相王旦、梁王三思、內史狄仁傑、奉宸令張易之、麟臺監張昌宗、鸞臺侍郎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姚元崇、給事中閻朝隱、鳳閣舍人崔融、奉宸大夫薛曜、守給事

中徐彥伯、右玉鈐衞郎將楊敬述、司封員外于季子、通事舍人沈佺期也。朱竹垞於康熙己卯跋此。謂漫漶者僅三字。惟張易之昌宗姓名。爲人鑿去。然猶可辨識。今年乾隆癸卯。余得楊本。漫漶已多。除二張姓名外。其全損者計四十有五字。相去僅八十有五年。便已如此。曜書如瘦藤。其頓折處如腫節。在書家又別一體。其字率依武后所造。竹垞謂此碑難楊。兼睿宗及狄梁公之詩。搜輯者均未之及。今余晚歲。猶獲見此。未必非幸。

武周珍州榮德縣丞梁師亮墓志跋 癸卯

梁君名師亮。字永徽。先世自河汾遷於秦。其云安定烏氏人。乃其族望也。唐人重族望。作史者往往亦相沿襲。稱王曰太原。稱許曰高陽。不知以地著爲斷。後之地理書、志人物者。更無從考覈矣。若梁君實安定人。胡爲先塋乃在終南山。而梁君亦葬於其地乎。其人由醫生起家。軍興以輸粟功授上柱國。修乾陵。補隱陵署丞。調授綏州榮德縣丞。秩滿言歸。卒於益州蜀縣。梁君官甚卑。生平無所表見。其家殆饒於貲。故能戶庭不出。鞍甲匪疲。而遂獲轉輸之賞。及其歿也。猶能乞工文善書者以貞諸石。然書撰人皆不署名何也。豈意有不屑耶。唐初諸功臣。將相。豐碑鉅刻。迄於今摩滅過半。而此志勒於武周時。獨完然無恙。何其幸也。中多用武后新字。以孁代年。蓋取万万千千之義。此万字省從上書。亦有中作力字者。唯石淙詩中則作萬万字。然亦省者多也。又𠙵代天。埊代地。㘝代日。𨙸代月。（石淙詩又作圀。）圀代國。𨛜代聖。穬代授。亦作穬。凰代初。（石淙詩作顧。）石淙詩凰代君。忠代臣。垂代人。〇代星。鄭樵六書略論變更中。載武曌所改字。傳寫多

譌。今以所見者正之如此。

唐紀國先妃陸氏跋 癸卯

妃河南洛陽人。其諱與字。碑皆空而不書。父爽。尚書庫部兵部二曹郎中。隋書亦有陸爽。非其人也。貞觀十七年。冊爲紀王妃。麟德二年六月薨於澤州館舍。靈櫬還京。陪葬昭陵。碑文今不全。然其可讀者甚華贍。稱妃有七德云。書法秀麗。爲明文待詔之所從出。凡華字皆缺末筆。豈卽妃之諱與。

唐于惟則建陀羅尼經幢跋 癸卯

此建於唐宣宗大中二年正月者。書法與小歐爲近。其模糊者。已太半矣。後有記。乃處士王鉉譔。中有云。于公稱惟則。本河南人也。家贍溫恭。人稱英亮云云。乃關中金石記。誤以爲惟則撰文。則不應自譽如此。蓋由其文剝泐難讀。故失之不審耳。又案文是幢本在長安縣城之艮隅。今乃在西安府學。學中似此者猥多。余謂學乃孔氏之宮。明皇孝經、開成石經之在其地宜也。彼二氏之言。胡爲乎亦置於此。當以道流諸刻。歸之道觀。佛教諸刻。歸之僧寺。庶乎各得其所。

唐淨度寺尼惠源和上神空誌銘跋 癸卯

惠源俗名蕭氏。唐司空宋國公瑤之孫也。瑤好浮屠法。捨宅爲沙門比邱尼法願其女也。而惠源又繼之。其曰神空者、非塔也。而又別於常人之墓。故立爲是稱也。誌述其遺命云。於少陵原爲空。遷吾神也。又云。以某月日從事於空。遵理命也。空讀如匱空旁出之空。此二字頗新異。誌銘楊休烈撰。姪定書。眞行相雜。

頗有渾樸氣象。開元二十五年九月二十有三日鐫。中間空四字。蓋言受戒於某寺尼也。某寺下空二字。尼下空二字。不能審知。故闕而不書。捨此則無一字闕者。甚可貴也。

唐王居士塼塔銘跋　癸卯

此銘一字不損。蓋近時重摹者也。居士姓王名公。其人篤信釋氏。但未出家耳。其歿也。遂從浮屠之法。曰收骸起塔。蓋火化也。其文則上官靈芝所製。敬客正書。中間早標先覺。於先覺上空二字。不解何意。塼字從尃。誤。又煩惱之惱作惚。臆撰無理。不可以誤後人。

唐義興周夫人墓誌跋　癸卯

誌云。夫人義興人也。漢眞將軍勃之苗裔。晉輔國大將軍處之孫。皇明通之女。姻不失媛。（當是援字之譌。）晉以匹（刻作疋字。）秦。適爲太原王府君靜信之妻。蓋其父與夫。皆非顯者。敍其夫亦舉遙遙華胄爲言。後云以茲吉晨。赴杜城東郊之禮也。余初疑句有脫字。及觀大歷閒光祿卿王訓墓誌亦云。遷厝萬季縣滻川鄉滻川原之禮也。則當時自有此文法。志不知何人作。但有岳也匪才。忝爲敍述之語。岳則其名也。而不著姓。銘亦甚率略。此石舊在長安農家。畢中丞云。近爲山西汾陽某氏攜去。今此搨本模糊者僅三字。不知是元刻抑翻本也。

唐顏魯公書東方曼倩畫贊跋　癸卯

魯公守平原時。謁東方先生祠下。見夏侯孝若所爲畫贊。乃開元八年刺史韓思復所刻。歎其字形纖靡。

將四十年。漸不可識。魯公於是更作大字。以貞諸石。余得此本。體勢嚴正。風力凜然。天寶十三載至今。已九百八十餘年。而字皆完好。魯公謂字大可久。其信然邪。乃廣川董彥遠在宋宣和日已謂其石今已刓剝。後世復爲摹榻以傳。乃書院待詔人所書耳。卽如是。亦已歷五六百年。而石何以不壞。豈此又爲近代所摹勒邪。雖然。優孟似叔敖。虎賁似中郎。要必尙有相近者。近且令人起敬。況其眞乎。此本尙是三十年前所榻。上有陵縣之印。是時國書猶未改篆體也。其一二破損處。乃爲人釘壁之所致。非本然也。

唐內侍李輔光墓志跋 癸卯

右碑崔元略譔。巨雅書。巨姓也。後漢時有漢陽巨覽。爲梁商掾吏。著名。碑云。門吏晉州司法參軍巨雅。以元略長兄嘗賓於北府。以元略又從事中都。俱飽內侍之德。將命錄實。見託爲誌。是元略自言因巨雅之託而作也。關中金石記乃云。巨雅元略之弟。巨雅曾爲晉州司法。元略又官於中都。故撰書此志。以記功德。大誤。碑文自明。亦不待辨。碑中用仕君子。士仕古通用。至宮掖作官掖。筆之誤也。局字戶下著勾。訊字言旁作丸。皆破體。碑元和十年四月立。今剝落者僅十六七字。餘尙完然。何其幸也。

唐淸淨智慧觀身經銘碑跋 癸卯

此唐美原縣永仙觀主田名德所撰。幷集晉王右軍行書。文甚剝泐。其標題尤不易辨識。關中金石記名之曰永仙觀主田尊師碑。蕭森文。名德集書。非也。蕭森所撰。乃永仙觀記。亦集右軍書。同在一碑。森稱尊師集王羲之書。勒淸淨智慧觀身經。銘碑刻石。實遞古今云云。今以其言諦視碑之首行智慧觀身四字。

隱隱可辨。其下云。三皇內景弟子永仙觀主。兼檢校奉先等縣威儀田名德集晉右軍王羲之書。蓋名德即尊師之名也。美原今爲鎮。屬富平縣。又有一碑。篆額曰。大唐檢校兩縣威儀兼永仙觀主田尊師德行之碑。惟光行書。上一碑大歷六年十月立。此碑先後相去。殆亦不遠可知。

唐太常丞贈諫議大夫溫佶神道碑跋　癸卯

此碑字可辨者無幾。其文牛僧孺所撰。其畢衡云。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奇章郡開國公。至姓名則已磨泐矣。書考裴潾衡及姓名尚全。額未之見。其衡名亦皆不可辨。溫佶者溫造之父也。舊唐書造傳載父輔國太常丞。新唐書附造傳於溫大雅傳下。載佶事爲詳。云佶字輔國。以字行。碑載依顏平原李臨淮而文多爛脫。新書具詳之。碑敍興元之亂。李絳被害。宰相泣於上前。及遣造往誅叛卒。文亦多斷續。又云。唐制位三品者。父祖得以刻石記神道。僧孺於尚書云云。下闕敍。中稱佶爲諫議公。銘中則稱先生。後年月闕。以舊書造傳及僧孺傳考之。造爲檢校戶部尚書。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在大和五年七月。僧孺之出爲揚州長史。在六年十二月。今文中稱造爲尚書。則碑之立當在大和七年冬以前。以其年十一月造入爲御史大夫。其轉禮部尚書。以九年五月。逾月而造遂卒矣。故知當在七年無疑也。

唐西平郡王李晟神道碑跋　癸卯

此近時所榻。然字蹟尚不甚模糊。唯其閒有爲妄男子增益者。如具以狀聞。聞字上本空一格。今本作具

以狀以聞。既無此文理。而亦以字全乏端重之容。與前後以字無一相同者。又唐文宗年號大和。本是大小之大。今本於大字內增一點作太。與碑中所有太字相較。其點略小。亦後人妄加也。魏明帝與北魏孝文帝年號是太和。而文宗則是大和。他碑版咸可據。舊本新唐書亦然。今人皆一例作太和矣。安知不反執此碑以爲左證乎。

宋穆庭秀穆伯初二墓表跋 癸卯

二穆。父子也。庭秀名賓。其子伯初名端。皆不仕。本河南人。徙居章印。相繼在熙寧年間卒。葬女郎山之陽。至政和三年。庭秀之曾孫涘乃請洛陽王壽卿爲文。兼爲之篆以表之。字大如杯。嚴整有法。殆鼎臣之流亞也。文亦簡淨可觀。壽卿字魯翁。黃魯直稱其書法。非章友直輩所能管攝。抑其人品亦高。嘗被召至京師。使篆字說。辭以與王氏之學異。後以命李孝揚。而壽卿終身布衣。則其篤信古學。不隨俗尚。爲可見矣。

宋龍泉山普濟禪院碑銘跋 癸卯

碑在汧陽。知隴州閻仲卿撰文。沙門善儁行書。自署廣慈禪院文學沙門習王右軍書。關中金石記云。古有集書。無稱習書者。習書應是依仿爲之。筆畫雖近。卻甚拙陋。如閻字作門內陷。右軍時必無此體。余案碑中訛字尚多。如庱字似庇。門右似冈。迎字從邛。猒字左胃右犬。奢字從夳。範字從凡。至冠絕作貫絕。容可通用。樊籠作煩籠。殆不可通矣。閻字內左作卩。右作歹下日。似陷字而亦非也。

元重立開化琦巖閣記跋 癸卯

石晉時劉知遠爲北平王河東節度重修蒙山開化寺瑏巖閣判官蘇禹珪爲文記之支使蘇曉書丹篆額今碑乃元至正八年重立者後署御史郭方亭謄書字甚醜惡且多譌別文云謬塵郗桂獲廁庾蓮今作庚蓮元本當不如此蒙山在今太原縣西記云開化寺爲北齊天保末所建唐高宗及晉王李克用皆重修文於前代帝王亦皆提行其用意頗近厚也

元少中大夫梁天翔碑跋 癸卯

右題元故少中大夫西蜀四川道肅政廉訪使梁公神道碑銘李源道撰文趙孟頫眞書元明善篆額少中名天翔字飛卿汾州平遙縣人世爲武弁獨以文階起年十八卽爲本縣尹以民事詢邑老皆曰可而後行禱雨有應民爲之勒石以頌後爲禮部侍郎遣賑高麗饑還授少中大夫成都路總管未幾改授廉訪使命下疾革卒於都城年五十五至元癸巳年也夫以縣人爲縣尹而年又最少元之用人可爲奇矣乃能克自振勵詢於老成如子賤之治單父豈得以其少少之歟碑在今平遙縣城中其後裔所居之內厭椎拓之煩也爲複壁以隱之必不獲已而始啓焉余今所得者乃昔所榻之餘也

近刻隨姚恭公墓志跋 癸卯

此志眞本不可得而見矣都氏金薤琳琅所載其缺文皆注缺若干字亦有不能定其缺幾字者此似見其眞本矣然細案之亦是据翦裁黏貼之本非元榻也蓋其所不缺者亦多有不聯屬處其所注缺一字二字者就其文義必不僅止於是乃有妄人者卽就其數而補之讀之多不可通都氏本有大象字周靜

帝年號也。則不能續。因幷去此二字。其末識曰恭公以下脫文必多。今本補乃爲之銘。銘曰六字。揆之文氣。必不應爾。且幷不知銘之有韻也。於逝川下補何既二字。與徽猷永遠句不相叶。其謬妄一至是。但觀前署名兩行。實都本所無。一云內史侍郎虞世基撰文。一云太常博士歐陽詢書丹。又別有廬軍二字。乃補篇中所誤遺者。蓋篇中有莫不家實食句。食上脫廬字。又將之泉又竭句。將下脫軍字。都本則作食廬與將軍。文並不缺。而近人刻金薤琳瑯者。乃以廬軍置內史侍郎之首。更大誤矣。又近本銘後又別出祀掩二字。蓋因篇中方陪祀岳。遽掩佳城二句。祀誤作紀。又掩字脫。故補正之耳。觀此則近本亦非竟全然無據者。但不知闕疑而妄作以欺世。爲可恨耳。唐太宗祭比干文。近亦翻刻。然其位置一仍其舊。所缺幾何字。可得而指數也。使仿刻者盡如此。又何譏乎。然此書法實秀整。不可謂不徽有得於率更者。余是以亦不棄焉。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六

跋九

漢廬江太守范府君碑跋 癸卯

余年來頗嗜金石文字。頃晤長山司訓曲阜桂君未谷馥于濟南。言及此。桂君曾見城南某秀才家有漢碑本二。一爲范式。一爲元丕。皆世所不多見者。及余訪孔君葆谷于闕里。則范碑居然在焉。無意中忽經余眼。可謂快事。元丕碑葆谷饗楊一本。又有元氏近年所得漢永初四年祀三公山碑。皆出以示余。小說家謂京師人有眼福。余一日而得見世所不易見者三焉。亦可謂雙童慶所遭矣。乾隆癸卯良月廿二日。

漢瓦當字跋 戊申

同里趙君洛生。魏篤好金石文字。自秦中歸。篋中儲漢瓦當。凡若干件。摹其文。得四十紙以詒余。其尤罕見者。一瓦十有二字。爲小篆三行。曰。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中若星之列布者十。旁有若藻形者四。匡郭皆完好。審厥形製。其爲漢時物無疑也。考瓦之著於錄者。始宋敏求長安志。所得僅五而已。畢中丞之撫陝也。所得乃三倍之。載其文於關中金石志。吾鄉朱排山先生晨更得二十有餘種。亦云夥矣。今洛生所得。又倍蓰之。好之深則其精誠所至。鬼神若有以相之。此非若鼎彝壺鑑之屬之必待破冢而出也。不貢於朝。不登於貴人之筵。爲物之所不爭。茲洛生所以得據而有之。窮居之士。亦得相與摸搨而縱

觀之。其可寶貴。安在其出鼎彝壺鑑下也。夫瓦之爲質。土也。火燒之而後成。而乃能歷千百年而不壞。則當日埏埴之工良非後世之所能及。然吾聞漢武起神屋。以銅爲瓦。銅之爲物。不爲燥溼寒暑所變易。宜若更可久矣。然爲人所資以爲用。故反不若此瓦之無用。得以壽於今也。夫銅尚不能久。而況夫金鋪玉瑱之炫曜一時者乎。噫。當日之崇基傑構。既已蕩爲寒煙。而此片物獨尚出世間。吾黨之士有與洛生同好者。其必因之而發懷古之幽情可知已。乾隆戊申開歲二日七十二叟盧某書。

繭州昭仁寺碑跋　庚子

此碑在明正德時。都南濠所榻本缺者僅三字。今此本在嘉靖以後。全缺者廿餘字。然猶未至如近榻之剝泐更多也。金薤琳瑯中載此文。亦尚有可疑者。如云得兵鈐於予教。吞戎韜於黃石。今碑中教字已莫辨。而起筆猶在隱見之間。則疑是女字之首。又云。軒轅五十一伐。殷后二十一征。案碑二十實作廿字。而讀爲二十也。又云。豈止菌鸑短獨。西鵜東鰈之貢而已哉。案菌鸑短狗見周書王會篇。今碑狗字已全缺。意元敬時其匡郭尚在。故誤以爲獨也。又云杖錫四禪之林。攝齋三朗之路。今朗字亦唯月字尚可辨。余意必是三明。用彼家語也。凡此皆都氏傳錄之誤也。若碑有云。乎予扈遊翠爲。則翠嫣也。嚮壅陳謙。避河爲讓。則攘讓也。此或皆可省文。至於詳觀郡帝。則羣帝也。高烽罷昭。則罷照也。白梃作挺。僧祇作秖。得無筆誤。有不及檢者乎。書法端重而無板滯之病。剛健而無險峭之失。乃唐初正書之佳者。以爲永興。則未必然。乾隆庚子在京師。金氏出此見示。臘月六日。乃爲題而歸之。

同州聖教序跋 庚子

此書風神俊逸而後記尤爲豪縱。余友金賢村藏此舊搨本。今在其從孫所。出而觀之。有諸草廬先生跋。以碑後題龍朔三年在褚河南已卒之後。疑史或失其傳。余細審之。後所題十九字。雖形模相近。而神氣絕不相類。兩朔字一月字與碑中日月、二月、明珠、恆明等字其相去乃天淵。後所書者。拳曲累墜。斷不可以混眞。當併後題褚公書十一字俱爲後來所加無疑。蓋作書不自署其名。古亦多有。後人知其出於誰氏。因爲之補題。重其人則尤欲其名之昭著也。若此者非歟。所缺者共十八字。搨手之善。近亦不可多得云。庚子嘉平月七日書。

松江曹氏所藏淳化閣帖書後 甲午

閣帖刻於宋太宗。搨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大臣之登二府者乃賜之。仁宗時板燬於火。或曰尙在。但不賜耳。歐陽集古目錄兩載其說。而趙文敏謂元祐中親賢宅尙借板搨百本。分遺官僚。文敏書名冠一世。又宋宗室。所稱宜不妄。世之言閣帖者。主銀綻紋。李莊簡言板完好時不用。破裂乃用之。則固當以少爲貴。此本神采奕奕。古色斑然。自是宋搨中之佳品。又第五卷末乃有一銀綻紋。則去完好時未遠。更爲難得。但詧其紙墨。微爲不類耳。其本每卷皆有雲閒名輩印識。一曰陸氏子淵。乃文裕公深也。曹氏相傳云。本文裕家物。祖某爲陸所自出。故得之。余按文裕著儼山書輯。言閣帖火後已亡。今有者。翻本潭絳耳。以爲文裕家物。似乎考之未詳。且家有神物。而無一語及之。豈未嘗以此爲眞本耶。然陶南村述劉潛夫之

言曰。今人不識閻帖。某家寶藏。皆非眞本。卽非眞本。而宋元閒人已貴之如此。何況又在數百年之後邪。曹君其善守之。

書黃長睿題跋後 戊戌

余借得廣川書跋凡數本。有一本似爲安庸子所塗竄。引鳧之脛。接貂之尾。故篇幅加多焉。佗日余將卷而還之。其人未去閒聊復一觀。見中閒有三十三葉。多署長睿父書。蓋會稽黃伯思也。其所著法書刊誤三卷。余旣錄之矣。此則雜題書畫簡策而不著書名。疑卽所謂東觀餘論。余插架適無其書。不能取以比對。然餘論有二卷。此尙有不盡者。余愛其鑒別精審。意辭方雅。但鈔本多誤字。又有一條乃複見。余爲訂其誤。刊其複而錄之。以附法書刊誤之後。卽目之爲長睿題跋。他日得餘論改正之。未晚也。長睿自云勤於校書。丹鉛不去手。余於此殆庶幾焉。

東觀餘論跋 戊戌

始余得雲林子題跋數十則。無首尾。意其卽所謂東觀餘論者也。今年夏。歸杭州。就鮑以文氏借得是書。乃宋四明樓攻媿爲之訂正。以付其子劭所開雕者。卷分上下。其上卷則以法書刊誤兩卷置諸首。其下卷之末。則幷他人之文爲長睿作者皆聯綴之。不別標以附錄之名。余謂法書刊誤當別出。餘者乃爲東觀餘論。其閒或記一時與友朋評論之語。或爲辨。或爲論。或爲說。或爲序跋。大抵審正金石。考核藝文。頗班駁可喜。攻媿閒爲指瑕。然不以掩其瑜也。書中多用古字。其商山舡圜舡說有云。與圭舀相爲用。舀古

笏字見說文。又見穆天子傳。傳寫之誤。離舀爲二。又以下曰字爲日字。川本遂去此句。此本不然。但注其下云。姑留以待知者。此深得闕疑之義。凡傳古人之遺文者。當以此爲式。不可以己所不知。而遂謂世無知者。使去其文。則雖知其文義之不接續。亦不能以意增矣。余前所鈔錄者。目爲長睿題跋。今既灼然知爲東觀餘論。但以物力之不裕。不復棄前之所鈔。而就爲補其首尾。使成全書。雖小不整齊。無害也。乾隆四十三年十月既望後二日書。

書金石史後 戊戌

華州郭宗昌嗣伯與鹽厓趙崡子函同時人。此書是其所著。然未可與石墨鐫華方駕也。書僅六藝之一。考訂金石文字。又書之末焉者耳。古人說苟未當。出所見正之足矣。何至動出惡聲。閒又雜以嘲笑。可謂無忌憚之尤者矣。朱子通鑑綱目。凡一年中再三易號者。皆以後一號爲定。此在一君之時斯可耳。若繼世易代之際。誠有不可拘此體例者。故昔人已指其誤。今謂紫陽不當去漢獻帝延康年號是矣。遂謂其黷亂不經。名不正。言不順。非所以爲紀載。以一失而掩其全美。可乎。夫已既譏彈古人之失。亦當思不以失貽笑後人。乃今觀其書。則紕繆正復不少。如周冢穆天四字。此成何語。以爲出自元美。卽不當述之。述之而稱其善。可謂知言者乎。漢孔宙碑陰洪氏隸釋所載門生四十二人。門童一人。弟子十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合之正六十二人。今不據此。而但引用脩謂四十二人。今所收反六十二人。以此爲疑。是昔人之失。當駁正者。彼反不能察也。華山碑郭香察書。昔人謂察書者。察蒨他人之書也。東漢時尙少二名者。

此則相沿成俗使然。非必猶遵莽制。雖閒亦有二名者。然殊寥寥。見於容齋隨筆者。祇可屈指數。今乃引莽孫宗坐罪死。莽曰。宗本名會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復名會宗。是當莽世亦有二名。且謂往牒二名。不可勝紀。謂無二名爲瞽說。無據可笑。此又不足與之辨也。後魏張猛龍字神囘。既讀囘爲呼骨切。則是篆之囘字。說文作𢍏。出氣詞也。下從口。今乃云日出氣也。此說別無所據。余頗疑猛龍當本字神囘。於名相配。不知碑誤書耶。抑傳本者失之耶。字書中不見有囘字。故疑之。然亦不敢遽定爲然也。其文筆拙澀沓拖。姑不具論云。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書。

跋桂未谷所藏何義門評庚子銷夏記　庚子

予昔在暨陽。鮑君以文新槧是書。寄予索序。匆匆應之。未暇閱也。後至都門。於黃崑圃先生所。見退翁後來改定本。於卷首所云隨意讀陶、韋、李、杜詩及韓、歐、曾、王文者。易之以宋儒之書。其大指可知也。近年又從楊文定公家見一本。與黃氏本略同。中閒比今刻本尙多數條。今未谷所收者。乃其元本。有義門何氏手評。兩公所見不同。苟元物不可得見。雖有精鑒。亦惡從定其是與非乎。元王惲秋澗集中所載元破臨安所得故宋書畫目。此本附錄於七卷後。在退翁甲申以後所著寓目記之前。位置良是。楊本亦有之。鮑刻缺如。後或補槧。斷不可移其次第。至書中所云資暇是唐李匡乂著。後人始加錄字。義門所云洞天清祿。乃宋趙希鵠著。其自序正作祿字。義門不誤。而今俗閒本概改爲錄字矣。予於書畫無所解。聊以所知者附書之。以釋觀者之惑。

海剛峯墨蹟跋 辛丑

忠介產自炎陬。登朝直聲震天下。至今猶重其名。世因謂其書可辟邪。以故贋作者亦不免。金陵談茗村孝廉家有此册。爲公草書近體詩七言二首五言一首。後題隆慶元年花朝前一日剛峯海瑞十三字。茗村與其鼎彝圖書諸珍物寘置一所。乾隆戊戌之冬。不戒於火。盡燔焉。既而掃除餘燼。獨得此册於瓦礫中。四緣皆焦。其中閒字獨完然無恙。噫。公正直之氣。耿耿不可磨滅。即其遺蹟。亦有鬼神陰爲之護持。故能若是。書法神采秀發。光豔動人。後來董香光頗近之。未嘗見有峭厲不可犯之色。當與魏鄭公之嫵媚。宋廣平之賦梅花作一例觀。彼贋作者。多爲粗硬奇崛之態。以求肖公之爲人。豈可與此同日而論。吾疑祝融回祿。亦自具有精鑒。故因是以顯其奇也。邪。昔趙子固有落水蘭亭。寶之逾於性命。今談君之寶此燼餘。更出子固上遠甚。尾舊有圖記。曰子子孫孫鎮家之寶。此洵爲談氏鎮家之寶也。乾隆辛丑開歲五日。在京師觀。即題於元册之餘紙。

題茅鹿門示子卷後 丙子

鹿門先生。因其子令章邱。爲手書訓之。前後凡若干紙。皆老成閱歷之語。且欲其爲善無近名。而美一歸之上。其所稱引。必本經訓。更勖其讀兩漢循吏傳。歷代名臣言行錄。眞西山所著二經。與近代何元朗語林。中德行方正二卷。以爲出治之本。先生嘗令青陽丹徒。皆有聲。今書中猶以炫才揚己爲憾。其商賦役一條云。於我意不盡然。然南北異宜。不可即以我言爲是。而爾言爲非也。其言藹然可掬。後其子果以循

卓閒先生是時年七十有三書初不經意而姿態橫生良可寶愛今歸其從裔孫霞客所先生子名國縉書中亦稱其文可傳世惜乎今未之概見也

楊忠愍與鄭端簡牘書後　丁未

余家舊有鈐山堂集友朋見者輒命燬之何令人之深惡痛恨越數百年而猶未平一至於斯也椒山先生獄中家書向於其集中見之復有專爲之版行者近年保定臬使代州郎君若伊詢諸容城後人手跡猶在爲鉤摹而勒諸石余得其本而珍藏之今此片楮亦楊公在獄中寄海鹽鄭端簡於南都者端簡復識數語於後其家亦世寶之乾隆壬寅乃歸於余友海寧吳槎客焘所新舊題跋甚夥其視此敝紙與夏鼎商彝等鳴呼孔雀雖有文章而人終畏其毒裒然鉅編徒足供後人唾罵之資余之不燬人之欲燬其異也將無同今槎客得此零墨復爲之裝潢而什襲之其欲爲壽諸貞珉之意亦豈有異哉夫非楊鄭之子孫而猶若此足以見公好之與公惡皆出於自然而毫不容強人亦可定所從已聞楊公二疏稿亦尚在其後人所於戲亦豈可不謂之賢子孫乎

周忠介墨蹟跋　丁未

隱汀絕望舟驚棹逐驚流欲抑一生歡并奔千里遊日落當栖薄繫纜臨江樓豈惟夕情斂憶爾共淹留

戊午夏日書於崇忠堂蓼洲老人周順昌

右周忠介草書五言古詩四韻後題戊午乃神廟之四十六年也越八年而緹騎之禍作矣委鬼作威羣

小逞毒芝生於獄凡六而六君子遂幷命焉公其一也嗚呼國事至此明之社欲不屋也得乎余向於吳中見一小幅畫亦公筆也老樹丫杈中危坐一人非如釋家所畫羅漢相不解其所用意豈如古巢父之流歟今此書法宛與後來董香光相近而更加蒼勁正氣鬱勃自流露于行墨間爲吾姻家孫靜川宏智所藏假如不工猶將寶之而餘事況又過人如此靜川盍慎守寶焉萬勿爲蟫蝨所齧蝕也乾隆丁未之歲重陽日杭東里小生盧某跋

蕉隱亭記書後 庚子

古今富貴人所爲園圃臺榭何限其能令人僂指數者幾何耶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而能著書以傳於後則草元一亭亦自千古吾鄉和靖處士逸致清機咏吟自適其所居百世下人猶增葺之若雲龍山人則又託於坡翁之文以傳不朽者也國初長沙廖次裴先生名元度富於著述兼有能詩名其所居息機園有水竹之勝中有亭曰雪蕉此其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之微意歟其友劉裘客名友光爲之撰記而手書之去今百有餘年矣問其園則已屬他氏而此記猶在其後人湘渚孝廉所文與書俱瀟灑不羣見之者如親見二賢之高致卽與夫斯亭之在廖氏何以異哉湘渚其善什襲之

荼毘羊記跋 辛丑

太原傅徵君於書各體皆工而尤長於篆隸聞有石刻四大册今其石在太谷段氏或云在太原縣人家分析零落其榻本不可得見李生德申得隸書荼毘羊記石本一紙以餽余文亦徵君所爲也前題眞山

譬事既新異文亦有致以眞書寫之文曰方山門未闢時陰竇窈窕生客未繇也日衆經行見羣狗子直竇嗥睨之一羊規竇入羣狗子格之嗾劇不退轉僧慈悲揮狗子去引羊入羊如少安隱謂逸諸牧翌日有尋羊來云潘氏役塗次大恐怖幸生還許賽羊關帝明日且賽忽逸出迺至此請牽羊僧曰是羊逃死來道場有放生無殺生請贖之役曰柰得罪關帝僧曰關帝在伽藍其禱而闚之擘赫蹶寫一殺一不殺役闚得不殺僧衆念佛役亦念佛如是願留羊常住去於是羊得大安隱常住芻豢月餘一夜無故殂大衆曰羊來有緣羊佛子普請律衆爲羊轉呪荼毘附普同後三行眞書律師海潤說因緣行師自聞煑荼居士高肖柴磨礱韻僧圓璧辦齋居士任復亨張敏同鐫隸蒼勁無近代人委媚態可寶也六畜中羊似獨有知者嘗見類書中載王克、王固黃載等事皆稱其跪拜求生而此更投佛地以幸免豈不異甚矣哉

書傅長芳臨歐陽率更化度寺碑後　辛丑

太原傅青主先生於書各體無不工其子眉字壽髦亦善書觀其以行草跋乃父重隸郭有道碑尾可見已壽髦之子名蓮蘇字長芳隸事乃祖亦有祖風青主筆傚時往往令其代作署己名非故舊具精鑒者亦莫能辨也今此卷乃臨大歐化度寺碑似不經意之作文多遺落而結體與歐亦不相似末亦署名曰山然其骨格勁峭形貌樸拙益見其妍政所謂粗服亂頭皆好者也昔子敬自負書過其父嘗拭去逸少所書壁而以己書代之逸少見之但曰昨眞醉邪子敬乃慙今二傅之作不知於青主優劣何如而家風要爲不失曹生敍五之得此紙也寶之與青主先生眞跡等誠不爲過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在

三立書院須友堂書

劉文正公自書手記跋 壬子

劉文正公手記一小册。蓋以備隨寫木蘭行圍之用。其亦古者笏記之遺意歟。公在朝介然獨立。皭然不滓。人多憚其嚴正。而延接士大夫。又未嘗不藹然其可親也。歲壬戌。公考試中書。文弼倖中選。壬申入詞館。公爲教習師。在上書房日。亦常陪侍履綦。及官罷南歸。而公未久即乘箕天上。音容遂邈。不可即矣。今覩遺蹟。儼然如對古儀形。昔司馬公作字必端謹。公以暮年居政地。兼數任。尚能作此蠅頭小楷。無一筆苟如此。何相似也。將由得聖賢持敬之力耶。頃薄遊白下。方訒菴觀察見示此册。勉識數語於後。實不勝吾誰與歸之慨。

跋梅二如所藏徐夔州墨蹟 乙未

近代以書擅名者多矣。大率取法於唐。更出入宋元明諸家。其能溯而上之者蓋鮮。此卷徐夔州爲中書舍人日所書也。蕭灑閒靚。如其爲人。而運筆結體。實有二王神韻。長安歲晚。人各有營。乃獨泊然閉戶。爲此冷淡生活。其品高。則其書安得不妙絕時流哉。文弼於先生爲後進。罷官後。往還益密。別來三年。於金陵見此卷。乃梅子二如所珍弆者。并言先生已成古人。昔共遊處時。有善繪者。貌得先生及其長君之容。開篋見示。宛然如生。欲并裝置卷首。噫。本一時偶然唱酬之事。而羣賢相繼有作。若不勝豔羨者。然先生弆而書之。梅子又從而乞之。此皆與晉人風致爲近。余既追和其韻。又綴數言於其後。以爲若梅子者。知

先生之爲人。則珍貴其書。自當更倍於餘人也。先生晚名良。號又次。卷中所署名字。在未改之前云。

又跋梅二如臨徐又次太守手卷丁未

文弨十二年前曾爲二如題所藏徐公手卷。幷屬二如臨一本畀余。竟不虛所請。未幾二如下世。余重是故人之筆。且張、徐二老。一時韻事。而得諸老先生爲之咏歌歎賞。其事足豔千古。因裝成一軸。請二如之弟石居爲識數言於其上。石居亦重出前卷示余。卷中有文穆公詩。即石居昆弟之先大人也。憶余乾隆初。方從師日下。身亦爲童子師。未能造大人先生之門。然於邸鈔中時見公之奏章。公是時於卿列中未爲甚崇。而敢言無所遷避。已若是。小子私竊宗仰者實久。歐舫前輩。爲龍眠鉅族。是時宗裒方在朝。而蕭然無異寒素。武進錢文敏與余同鄉舉。同選中書。其登第也。先於余。既貴顯而不忘舊好也。新建裘文達公爲壬申殿試讀卷官。余以是年登第。以師禮事之。有燕會必招余在座。其卒也。相傳爲江神。主江寧之燕子磯云。桐城王中涵戶部。丁丑會試。與余俱爲詩經分校官。坐聯席。相與浹洽者一月。識其人朴誠君子也。徐又次前輩。乃書此卷者。書既絕倫。且兼精岐黃術。猶憶甲戌之春。余長男慶詒。方三歲。患豆創。醫皆以爲結痂可待矣。時余七歲女久病。請徐先生入視。先生見余男。亦在牀。出謂余曰。君男之豆。醫者以爲何如。此證有吉、有險、有凶。君男在險法中。余始皇急。就先生求良醫。先生因命其長君鳳鳴旦旦來視。毒然後大發於外。爲手製善藥。護其裏。散其外。又逾月而始愈。今余男年三十有六矣。向微先生。安能至於今也。今先生喬梓與五公皆不可復作。而余以衰齡。尚得撫遺墨而追舊游。情景了了。尚在目中。誠知

筆墨荒穢。然實有不能已於言者。略識其概。使來者得考焉。余本不善書。今更艱於捉筆。因授余表姪王嘉客士玉爲書卷後。時乾隆五十二年良月之六日也。

題方訒菴昌會試朱卷後 壬子

凡鄉會試之有朱墨卷也。墨卷乃士子所自書。朱卷則鈔手所重謄。送內簾考校。以定去取者也。中式者取兩卷比對。相符而後填榜。又待磨勘訖。而後歸之禮部藏焉。所司未有復料檢者。其人後官禮部。閒取其得舉之卷攜以歸。而未有以示人者。吾故雖聞之。而未嘗見也。今訒菴乃取其會試中式之朱卷而裝潢之。吾得見之。因以歎訒菴之大有異於常人也。自德行道藝之書廢。上之求士也以其言。而士非言亦無由以進。此其爲拜獻之資也。重矣。顧士當釋褐入官之後。轉不自貴重其言。視之無異土苴。然俗閒相傳。至喻之以敲門磚。噫。其於修辭立誠之道何有。殆不過揣摩勦襲。徼幸弋獲而已。志得意滿矣。其言本無足重輕。至已亦不欲復觀。夫以終身之發名成業。顯榮赫奕之美報。一追溯其際遇之關鍵。所取者唯在其言。而猶不自愛。是其於言也。先已不誠。而他又何望焉。訒菴乃於其遇合之文。珍重之如此。此非遠異於恆流乎。然訒菴何不併取其墨卷而亦裝潢之。將無重襲雜沓中。無可檢尋耶。抑已爲識寶者攜之去耶。吾聞廷對之卷。亦皆在禮部。其人後登端揆。例當取其卷歸之。謂其向所言者。今舉以見諸行也。訒菴大用必有日。吾安得及見其敷奏。而更以豁吾目也。歷來閣中書手。不能無悚憚。其甚者至不能以句。舉子畏其然。常以利啖之。以訒菴之貧。亦不得免焉。非然。安能書之端謹若斯也。向來分校者用藍筆十

數科來。始改用紫筆。主司之用墨筆。則新舊一也。此卷流傳日久。後人或有欲知典故者。故復覼縷及之。

德隅齋畫品跋 丁酉

德隅齋畫品一卷。宋濟北李方叔廌之所作也。東坡嘗稱其文瀾翻不窮。有飛沙走石之勢。知貢舉日。自俺必得。而竟失之。坡有詩自責。見集中。又哀其窮。以玉鼻騂相贈。今所傳馬券帖。是其事也。方叔所著名玉巖集。李端叔之儀爲序。今不傳。此帙乃評畫者耳。能知名手用意處。雖無題識。而摩挲放像。有以知同物而異時。同形而異勢。摹寫曲盡。令人如將遇之。誠善於言者也。後言能畫不害爲貴人。爲賢士。是則固然。然思唐中宮傳呼宣畫師閣立本。時則有藝。又不如無藝之爲善矣。此與圖畫見聞誌皆從金孝章俊明手鈔本傳出。中有脫字及避諱缺筆。一一仍之。

圖畫見聞誌跋 丁酉

一藝之微。莫不有法。藝之精者。亦可以取重於當時。傳名於後世。今名爲士人。而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悠悠忽忽。以至終老。不大可哀也哉。畫亦六藝中書之流也。余不善書。而書之形聲略略能溯之。余更不解畫。而畫之雅俗。亦略略能判之。使持是以覇名於世也。吾固知其必無幸矣。雖然。舍此而求所以立者安在乎。余甚自危。而又何暇唯人之責也。觀此誌中所載諸人。其能事必不可以假借。孟子云。五穀不熟。不如荑稗。必有其進乎此者。而後可以不屑乎此也。此書爲宋郭若虛撰。常熟毛氏有刻本。余未之蓄。從友人處見吳門金孝章俊明手鈔本。託友人爲傳寫。以備插架之一種云。

書格古要論後　丁酉

此書特游藝之資耳。觀其辨器物之眞僞。的然不淆。若是噫。豈獨物爲然哉。其所以審善否。考情僞者。果何具也。身也者。表也。學也者。鏡也。表端則曲直見。鏡明則好醜分。不知務此。而逐逐於物。無乃適蹈喪志之戒乎。雖然。有卞和之璞而不之寶。有干將之劍而不之奇。不能盡物之理。卽不能盡人之情。雖曰識小。君子亦不謂其無益而可廢也。今所傳本云是吉水王功載所增輯。以余觀之。大率坊賈鈔撮以射利者耳。重復錯雜。已疑非學者所爲。而今所刊本。更全不讎校。字體惡俗。甚且一篇之中。首尾貿易。不相聯貫。豈非書之一大厄乎。余以暇日依文尋之。略得其讀。爲校正之如右。然余以衰白之年。而乃爲此不急之務。政恐後人不嘉余之勤。而轉得誚余歲月之空擲也。余其何辭以謝。

書五曹算經後　戊戌

五曹者。田曹、兵曹、集曹、倉曹、金曹也。題李淳風等奉敕注釋。然所釋者五曹次第之序而已。疑當日尙不止斯也。宋元豐七年。與孫子輯古兩算經同雕版。毛子晉謂其端楷精工。眞希世之寶。欲翻刻而未果。今鮑以文氏縮爲小字版行之。屬余爲校讎。唯覆月田衍一字。及方窖受粟之數。其奇分有誤。雖宋本亦爾。然正不當沿習其誤也。聖祖仁皇帝時。欽天監推測互異。爭執所見。朝臣不能定其是非。聖祖於是殫思研學。精析毫芒。遂有歷象考成等書。以爲天下後世之圭臬。而宣城梅定九於是時伏處草澤。亦復能耆粹古今中西之學而推闡之。數學至今日舉天地人物精粗大小萬有不齊之品。而罔有不該矣。此區區

者。直淺以導夫初學者耳。然唐時以算學取士。故算書易以流通。今之士。習四子書外。守一經。有餘矣。遑問此哉。朝廷鉅製。卷帙重大。既不能家有其書。而此五卷者。簡約可誦。椎輪爲大輅之始。誠哉不可廢也。鮑子從若減若沒之餘。依仿宋本。盡爲表章。其用意眞絕人也。故余樂道之。乾隆四十三年孟冬二十有五日書。

又跋辛丑

乾隆戊戌。曾爲鮑氏校此書。卽就改正矣。今見館中本。復取而閱之。余所校果不謬。唯倉曹有一條。其元本云。今有方窖。從一丈三尺。廣六尺。深一丈。問受粟幾何。答曰。四百八十一斛四斗奇七寸八分。余以斗法只一寸六分二氂。若奇數有七寸八分。則又成四斗有餘矣。當爲奇一寸三分。今館中本尙仍其舊。余乃更加覆審。則奇七寸八分實誤也。若七寸八分不誤。則四斗二字爲誤衍明也。此書與孫子算經。皆得汲古閣影鈔宋元豐七年祕書省所進本。故行款爲近古云。首卷內腰鼓田鼓田兩條。館校謂其術頗疎舛。爲更定其法。此當取其說以繫於後。乾隆辛丑七月十三日。在太原記。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七

書一

上桑弢甫先生書 戊辰

文弨再拜。楊許州至。得先生書。蒙示中州遊草一帙。喜甚。急欲知道途閒事。粗讀一過。覺情景了了在目。虎竹年少。詩之工已若是。霖潦彌塗。更唱迭酬。興不少減。有以知先生之樂也。文弨自聞先生之教。私願杖履所到。必往從焉。乃不意八年之久。不得一覿。事勢阻格。不能自拔。每至昔時講習之地。思師友聚處之樂。邈不可得。未嘗不徘徊歎惋。自傷年日以長。而不能竟其所學。若何而可以自立也。自先生之至中州也。道里近。音問可速達。然知先生之於文弨望之深。必將知其近所從事若何。所得力若何。其見於議論文字又若何。而文弨之所大慙。正在於此。昔孔蔑嘗言。仕有三亡。而子賤獨否。文弨今日不幸與孔蔑之言適相似也。繕寫官書。計字爲率。日當得一千五百。敏敏於此。何暇爲學。且古之爲貧而仕者。蓋將以祿養也。今文弨力不能迎養。是以居常少歡。文弨行能無似。無以動人。又不能求當世賢士大夫而與之周旋。孑然寡合。以是益增其孤陋。即有一二志趣相近者。又皆爲職事所羈束。不得朝夕見。夫既無爲學之時。又爲境所累。而不能自力於學。更無人焉共勉於學。是則終於失學而已矣。此文弨之所以內省瞿然。不能自寧者也。近日略得閒可讀書。然不能如古人專讀一書之法。讀經亦兼讀史。先爲之分句讀。正

謫脫。偶有筆記。非其大者。以俟再讀。然後求詳焉。內府校定經史善本。非力所能購。亦無從假諸友人。至耳目所觸。未嘗無勃然於中而欲言者。而弗工於辭。不能達吾意之所欲云。展轉移時。旋卽銷滅。昔歐陽子嘗歎言之不可恃。是固然矣。然傳不傳雖不能自必。獨不可藉以自娛乎。其上焉者。不可驟幾。其次又以爲無益而不爲。未見計之得也。文弨竊有意於此。而能厲其氣使弗餒者。唯先生願終教之。

與桑虎竹 綳 書 戊辰

承示新詩若干首。鋒銳如干將莫邪。何可當也。持與此閒知詩者共讀之。雖足下進而未已。無急於名。然有美不彰。吾之意有不安者。非夫人之能重足下也。實至而名自隨。有不可得而終辭者矣。夫詩之爲道。非彫琢曼辭以取悅於世。而卽可爲詩也。殆必由乎至性之所發。而後乃爲眞詩。今足下之至性。吾見之於詩矣。足下之侍親來河南也。遇雨相失。徬徨達旦。此時豈有意爲詩。而詩乃自然流出。先生亦嘉子之勤。而見之於詩者。又彰彰焉。然則子之爲詩。皆發於性情。而不能自已焉者。固宜颯颯乎其可誦也。文弨八年於外。不得事吾親。又不能承其家學。勞擾困踣。幾無生人之趣。雖欲諧聲律。工字句。以自列於作者之林。亦難解於至性之薄矣。年來自傷貧窶。無以爲養。呻吟大息之作。亦時有之。然以視朝夕在膝下。其幸不幸爲何如。則其言之工拙。固有不必較者矣。吾是以甚慚於足下。且常人之親。願其子富貴而意已足也。足下之親。與吾之親。所以願其子者。雖得富貴。意殊未慊也。今吾獨營營衣食是急。而不能盡力於古人之所謂學。工爲文章。時出一篇。以爲親娛。亦不可得。足下其謂我何哉。嘗竊思之。富貴命也。學問則

人所能自力耳。然亦必藉師友之助焉。吾欲於明年請假來河南。既得聞先生之教。又兼以足下自勵也。

與辞澱山洪書 戊辰

文弨頓首。澱山足下。自隔音問。三年於茲矣。足下具過人之才。而復奮志於學。得友朋之樂。且不爲職事所羈。則時皆我之有也。足下之於學也。其成矣乎。嘗慨聰明有志之士。世故不乏。或爲外物所牽。又無明師良友爲之助。往往中道廢。不克自振。以可爲之時。擲之無用之地。其後雖欲勉自收攝。求爲炳燭之明。而精力已銷亡。耳目已敗壞。不能復有所爲矣。文弨自少時即知學之可貴也。足下從吾父遊。吾父時時爲文弨稱說足下之好學。則益自激發不已。足下與我相識。意亦似可與共學。時方汲汲於科舉之名。私以謂吾姑取此。而後從事於學。乃無分吾志。然古人之爲學。豈有是也。此念一誤。錄錄十年餘。屢躓於有司之試。一第曾不可得。而學荒矣。時已去矣。足下前與我書。教我讀書之道。當動靜相調。此朱子之說也。吾受而謹識之。乃今所處。有萬不能行者。蓋人以讀書爲動。而以靜坐時爲靜也。吾則以應事爲動。而以讀書爲靜。靜坐時安有乎。足下又盛稱田傅二君之爲人。而樂與之友。然則足下既得爲學之方。其時又可爲。又得同志之友相引翼。學之成也。吾爲足下信之矣。懷士之念。人情不忘。況此地二三好友。逝者電滅。在者星散。吾安從得益乎。與足下相見當不遠。幸於諸君子前。先道我願交之意。他日談道論藝。所與數晨夕而共遊處者。必於是乎取之矣。道遠情長。不盡覼縷。

答陳儆唐 一傑書 戊辰

文弨頓首。儆唐足下。令兄來京。得讀所惠書。慰誨兼至。足下之關愛甚深也。文弨之試於禮部。至是而四矣。初不敢懷一僥倖之念。以冀其或有遇也。固亦嘗肆力於是而求正於先達。卜所業之中繩墨以不。其視昌黎之自謂可不學而能。固大有閒矣。今年所試之文。頗小稱意。而友朋亦雜然同聲。許爲必售。榜發被黜。人或疑余之不能無慍。然此之得失。亦何足道。余固不以是介介也。有謂余者曰。子之言不慍妄也。子有親在。而名不成。仕不達。將何以爲親榮。其焉得無慍。是則固然。然僕亦知其不必慍也。何也。凡售而驟躋於顯列。不過數人而已。其或不幸而旋降罷以去者比比也。文弨不得進於是列。職業易稱。得安享其祿之所入。且不至如古者鎖廳之法。一試不中。輒去官。是文弨今日所處。正吾親所得免於慮也。而又何慍焉。抑吾聞之荀子。良農不以水旱輟耕。良賈不以折閱廢市。學所以爲己也。非爲人也。如不得於名而不學。是兩失也。竊有所未安焉。近者稍得暇。取經史兼閱之。以經爲律令格式。而以史爲案牘。此文弨近日之所爲學也。然則謂僕遂無意一遇。此亦不然。要之固不足以是爲憂喜矣。文字之敝。近來爲甚。夫文將以言聖賢之言也。而今乃以兒童駔儈之言雜入之。而恬不爲怪。夫兒童駔儈之言。與聖賢之言。豈待辨而知哉。而世且寶貴之。大可怪也。昔曾子固不中而歸。歐公爲文送之。稱其不非同進。不罪有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今僕非敢非同進也。罪有司也。恐後生狃於聞見。且將爲人心風俗之蠹。朱子所謂文字亦極有關繫者此也。故願與有識者共明之。非足下吾亦不輕以語之也。

與張東之弟孟陽書　戊辰

僕在京落落寡交所敬事者惟長民舅氏一人而已自其以葬事歸復來京師過從益密方增益我之所不知而督我之所不逮不圖天不假年中道摧折其爲痛悼若何可言舅氏生稟異資讀書能得古人之意爲文雅潔有法詩宗盛唐名家中晚以後纖佻修染之習勿屑也舊歲爲老親在堂思博一第與僕偕二三友人共攻應試之文而獨善僕之所作嘗曰文有俗韻雖工不貴也今吾與若庶幾免是乎同年王君立齋每見僕必云爾舅清羸如是而子與之爲文不休是速之死矣僕時以謂何遽如君言今不幸其言中然舅氏之死固不可謂死於文也其始病也貧爲之祟也其病之至於亟也醫爲之酖也舅氏善爲議論縱橫揮霍率嘗屈其座人與僕同居日常談至夜分不休母夫人遣婢傳教止之乃散去閒嘗與舅氏語相者謂甥年殆不滿四十倘其言信則爲期不遠矣舅氏笑而語僕吾與甥縱自知不及期頤耄耋猶當過強艾耳今憶斯言不自覺其驚痛之交集也將試之前月在同年祝君豫堂所會文既成色慘沮不樂曰此不祥之徵也遂內其文不出而評騭諸人文字某甲某乙而謬賞僕文爲最未幾又集同人爲文是日僕苦思致不屬自知文不佳而舅氏之文先成狂喜自矜以爲絕調然僕視之實不逮他日所作因卽爲掎摭其利病舅氏頗不以爲然相掊拄不少下旁人幾疑其失歡然亦可見余兩人唯親厚無閒故若此也中閒遊從之樂頗多不能詳說舅氏爲人略見僕所作行狀中已寫一通寄歸想見之也近者老幼八口僦僦京師南方無室屋可棲止勢不得不暫寄於此賴舊交世好之力稍可支吾目前過此則不可知也嗚呼舅氏之道誼學問蓋非獨張氏之良而已儒林中咸惜此人則羣從子弟其惋痛當更何

如也。人必聞正言見正事。然後可成其德。則如舅氏者。方將以爲後生小子之所則傚。而柰何其遽死也。後起者爲誰。東之可不自奮耶。文弨與舅氏親洽之至。故卽一二瑣屑談諧之事。亦有不能忘者。舅氏旣自知死徵。則日前之所以語僕者。其毋乃故謬其辭以相解歟。死非僕之所懼。但懼無可以死者耳。悵悵之懷。言不能罄。十一月七日。文弨白。

與備三大兄 壽朋書 戊辰

弟年來苦無暇日。親知往還之書。絕少精神。疲於酬應。遂不能強之復作。人但知京官事簡。外官事繁。不知京官所治之事。無有不躬親者。非若外官之有佐助者也。至若往來慶弔。雖視其人爲繁簡。然卽至簡。亦有不能盡絕者。此亦何異於上下奔走之僕僕也。故昔之爲仕者。往往反致羨於山林隱逸之士。爲之流連贊頌而不能已。豈故爲是言以相謾哉。彼實有所苦。而其勢又不能毅然舍之而去。乃不得已而言之於言。則皆其情也。非僞也。以大兄之才。久困於鄉。而不才如弟。反得竊升斗之祿於京師。以世俗觀之。鮮不以弟之所處爲勝於兄。然平心絜之。弗如也。兄未嘗處弟之境。當不知弟之此言爲誠然。近者以久次之故。稍就閒地。値纂脩玉牒。得與於繕寫八人之列。弟書不能工而能速。以此獲少暇。得以讀書。昨歲聞喪嫂氏。知兄何以爲情。嫂氏之賢能。以弟耳目所覩聞。未有能過者也。兄之廉介清苦。而嫂氏安之。以故不損兄之高。兄之剛直易忤。而嫂氏順承之。無有違言之達於外。以一人之身。理中饋。治女功。兒女林立。緝紉補綴。敝而能完。此豈世間閨門弱質之所能獨任者。而嫂氏爲之。綽有餘力。其安貧食淡。盡罄其

嫁時之廩而絕無幾微怨尤之色且不志非分之得至使童稚皆率其教人或與之果餌則慚此尤爲難能也文弨大母在日嫂氏時以飲食相遺行步則爲之扶持大母念文弨在遠則哭泣又賴勸慰以解此更文弨所切切於中不能一日忘者也聞喪之日弟與弟婦俱痛悼累日盛德之所感如是念諸子皆幼其小者更難提攜相去三千里弟婦不能爲任撫育之勞常用內疚然諸子中後必有興者天之報施善人固不爽也

與從子沂州守石林憲觀書 戊辰

信至具悉近況甚慰遠念公事倥傯自倍於京朝官愚雖非履之而知然實信其難爲也曩者咸謂京官貧而事簡外雖繁而祿入之數稍優差相當也今也簡者未必簡而優者亦豈優乎愚奔走殿廷職業之外無分毫裨益國家誠不如得一令承簿尉尚可以及民而爲效於國家也今石林所處則既尊矣而其及民之廣非復令丞簿尉之可比所以爲民者卽爲國也知石林之心亦惟知有民而已必不屑屑計及於祿食之多寡與憚其任之勞也汲長孺薄淮陽而欲爲天子拾遺補過之臣今日居長孺所欲爲之職者每多卷口結舌曠月逾時始撫一二瑣屑不急之事以塞責天子既已薄之而舉世亦竊相笑也既不可爲名而又無以固乎其位吾意今之欲得淮陽者必比比也石林前以試當得御史而出外居郡若左遷然者然今則御史之能者乃得爲郡耳不可與前時概論也勉盡職事餘無他屬

與從子掌絲世綸書 戊辰

九月十六日得書。知眠食無恙。良慰余意。書中具言近日讀書勤苦。尤吾之所樂聞也。但精神難支持。亦不必勉強。以掌絲平日善病。恐過用難爲繼耳。所疏不知出處及疑義若干條。具答在別紙。此士安所謂遺人而問。少有寧日者也。掌絲之虛懷而勤力也至矣。雖然。吾竊以爲更有進焉者。蓋人之爲言。皆曰學問。將學焉而繼之以問邪。抑問焉而卽以是爲學也。夫寡聞寡見之蘄至於多聞多見也。有道焉。得其道則耳目可以不勞。思慮不至厖雜。而其爲功也易。近世類書頗多。又諸文集亦多有注釋箋解。然則讀書之易。宜莫如今日。然吾以爲殫見洽聞之助。不在是也。蓋已經翦截割裂。於事之始末。語之原委。必有不能通貫曉析者矣。今以掌絲之資性日力計之。吾不必誡以高遠難行之事。六經之外。如爾雅、說文、史記、漢書。皆所當讀也。然後博覽羣書。其不解者鮮矣。此言初聽若迂。然吾爲掌絲細審之。事無有捷於此者。且不必遽爲程限。但日日讀之。一卷畢。則此一卷之事與言。見於他書者。自一覽而得也。推而數卷至數十卷莫不然。初可以省問之一二。繼可以省問之五六。又繼可以省問之八九矣。苟若是。則其用安有窮哉。然此猶爲記誦言之也。若夫以之明理。以之處事。則所得者。益不可以數計。此事逸而功倍之道也。不然。則掌絲數月以來所不知者。豈盡於此乎。吾所縷析以答者。能一一記之。後不復問乎。同一事也。而出於人之所援引者。又各不同。其能明乎此而卽無惑於彼乎。吾是以深嘉掌絲之好問。而尤願掌絲之好學也。掌絲果從事於吾言。則其於問也。亦必有更進於此者矣。

與金嶰谿縣天來讀書　戊辰

天來足下。別後久不得書。事定劇也。京官雖不若州縣塵勞。然得閒亦絕少。吾輩佔畢習氣。至此皆不能不少損也。此時冬寒日短。從玉牒館抵家。大率已曛黑矣。飯訖。稍處分家事。即取舊所讀書。就燈下讀。日力有限。不能泛濫羣籍。近來性亦厭雜。聊温故使不遺忘而已。婦抱幼女在旁。女半歲略識眉目。向予嬰娟欲語。予取置諸膝。女似喜讀書聲。謂若予與之語者。然久之漸不耐。跳躍轉側。不可抑按。乃抱之徐徐行。誦所讀書。有不接續處。即開卷正之。腕力倦則還其母。兒早睡。予讀書至寢。以兒醒索乳爲候。則夜已過中矣。偶有所見。隨筆記之。惜良朋在遠。不能是正耳。僕之仕不可以爲仕。故第區區以其學爲學。若天來所處。則仕中即有學。不必更求其所爲學。吾於天來交最深。相別幾一年。寧無所以爲天來告者。然以未嘗經歷之事。憑臆揣度。勦襲陳說。指畫其如此如彼。非所謂強不知以爲知乎。且天來明達果斷。其於政體。亦何待告也。然則僕遂無一言乎。僕之所欲言者。欲天來爲所當爲。而毋瞻顧牽制。以入於揣摩之習而已矣。蓋仕之通塞。命也。非人智力之所能爲也。知其爲命。則不足以縈擾。而唯盡吾職分所當爲之事。吾未見世皆以軟媚進而以正直退者也。未見世皆以武健進而以循良退者也。且觀天來已事之驗。可以知命矣。諸兄咸以甲科顯。而天來曾不得一第。豈其文之不若邪。又嘗兩就權鹽之職。皆在選中。親朋惜君之才。咸以說沮君。君前則以病辭。後則吏部業以名上。次日當引見。而適遇改期。乃又以病自免。當是時。人咸私相指目。謂以君之才。寧有不以文學顯者。又有謂君於外吏。第不就。就則取之如寄耳。君言語動作。皆有矩度。屢當主選者意。他人皆不及君也。會選人往浙江。天來樂其山川風俗之美。欣然

就選期在必得既與矣復不得命視天來意若不釋然其時吾亦爲天來曲解當必爲文學待從之臣故且斬之於此以今觀之則凡人之所料卒無一當得失之際能自爲乎命之說夫人而知之而能言之矣然安之者絕少吾無暇援引古義卽以天來之往事思之安得不信吾言力從事於其所得爲而毋敝敝焉以所不能爲者自役則政之成也非天來所難矣迂愚之論謹以爲良友告幸垂采擇

與侍讀申笏山甫書 辛未

文弨趨走內閣忽忽已十年每欲撰舍人錄一書恨見聞淺陋又鮮同志之助久而未就近始見眞定梁愼可所著內閣小識差可見明末及國初制度不知如此等書世復有幾當訪求而寮輯之博洽如笏山當有以益我所不逮也文弨之爲是書祇就見在職分記載且錄今昔凡爲是官者之姓氏其行事可考者幷附著焉固不敢旁溢一語於其外也雖然必使後世循其文而考之可以見政治之得失焉相臣之優劣焉其一時風會俗尙與其人品行之高下美惡皆可燭照而數計則其書乃不爲徒作歷代之設是官皆稱淸選諸曹簿書期會日不暇給而此官尙不爲吏事所拘得以餘閒誦說先王之詩書參稽國家之典故以益厚其所植而爲有用之器夫官位中無事而食祿者莫如詞臣而人不以爲非也居其官者亦未嘗見其有不安之色卽君相亦不以事之不當爾而欲以職事縻之然則職事之閒劇惟其所處固不能一槩也今舍人之官幸處於閒劇參半之閒然以今較昔業已稍稍繁猥苟職事粗舉似不必一切以吏道繩之至使國家養士之優待士之寬百年來相傳之厚意一朝而澌滅殆盡則其所傷者實大僕

又聞之舊章者不可改也昔之所行今亦踵而行之卽人主不得以其意輕易變更而況其下乎故事殿試執事止八人今科忽增二人又易其次序詰其故則曰中堂之意將使壯者任其勞焉夫凡百差遣皆擬議而後上何獨於此稱中堂之意乎夫勞逸之次先後以序曩吾與笏山僚直之時亦勞甚矣未嘗求助於前人今亦不當爲後人任其勞夫苟以朋友之情言之亦何所不可然於國家之事體則非所宜也事無定準則趨避生趨避生則爭辨興而雅道壞苟推其所由來咎不得不有所歸矣笏山達於大體必知非僕一人之私言如其未是尙明教之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八

書二

上黃崑圃先生書 庚午

士之能自守者。莫不以有求於人爲病。雖然。此但謂不當爲流俗人之所求耳。若士、亦有士之所當求者。如必以無求斯可爲士。此蓋狷狹之行。非宏通之道也。文弨弱冠來京師。三年而歸。歸而復來。迄於今且十年矣。官司之長及舉主。歲時隨例往。投刺而已。未嘗一進謁於其庭也。其餘王公大人之門。未嘗有文弨之迹焉。此非敢薄當世之王公大人爲不足事。而故以偃蹇爲高也。流俗之所求。固斷然不爲。然使見之也不以事請。閒而進。欠伸而退。其所言非性命之理。非當世之務。非有瓻解之獲。而疑義之析。若此者。雖不爲流俗人之所求。吾猶恥之。若文弨之所求。則有在矣。家貧不能得書。自來京師。卷軸益少。讀班、范之漢書。欲求荀、袁之紀以證之。而不可得也。讀歐、宋之唐書。欲求劉昫之舊本以證之。而不可得也。借之友朋。皆相笑以爲不急之務。此其所憾一也。家君在南方。師友亦皆遠隔。每有滯義。輒鋼於胸中。積日不得豁然。見前人議論之未是者。竊欲更張之。深懼不知而作。所謂見螳螂之在前。而不知黃雀之隨其後。苟不就正於有道。終不可信。然竊觀士大夫閒。類皆勞勞於職務。而無暇爲審定焉者。此其所憾二也。若是。則文弨非無求也。患其不得所求也。先生以高才早掇巍科。復從師問學。無絲豪自矜意。既而歷中

外爲朝野所共欽慕車歸里猶日以友朋書籍自娛好獎引後進客至不留於門文弨懷企久矣而以無介紹之故不敢以褻見今者猥辱令子侍御君之下交而又示以賢孫之文夫交其子孫則必登堂而拜其父祖禮也況先生更文弨之所願見者哉夫少而不事長賤而不事貴古人以爲大戒碌碌於世而不爲有識者之所知亦士之恥也以先生學行聞望何可不見且里居則既無職事之勤文弨雖數踵門亦可無流俗人之嫌是以一旦舍其狷狹之行有此請焉謹先獻所爲古文若干首漢書續考證三册幸先生不棄而辱教之且出其藏書以示之則文弨之所求庶幾大慰

復秦味經先生校勘五禮通考各條書甲申

日承尊諭以所著五禮通考雖已刊刻完竣未即行世恐其中或有參錯不及細檢處須及今改訂爲善文弨學識短淺誠知不足以副諈諉然先生之虛懷爲已至矣繙閱之勞所不敢辭謹就愚見似其中尚有可參酌者數事輒疏左方呈覽伏乞恕其狂瞽或有一二采擇不勝幸甚主臣

尊案云鄭氏注經文天帝名目錯出一天帝也曰北辰耀魄寶天皇大帝皇天上帝昊天上帝一天而數名又謂皇天北辰耀魄寶上帝太微五帝一號而二神一五帝也曰五德帝當方帝感生帝一感生帝也曰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矩汁光紀隨文而屢變

文弨謹案康成六天之說雖參錯屢變然約其旨歸不過北辰耀魄寶及太微五帝二者而已上所謂一號而二神者是也至五帝之名則東方蒼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之屬蒼赤黃白黑即木火土

金水之五德。主東西南北中之五方。異名而同實者也。唯感生帝則隨代而易。周、木德、蒼帝之精。故以靈威仰爲感生帝。殷則以汁光紀。禹則以白招矩。五德各當其方。而當代祇一感生帝。是不可謂之屢變。

書類于上帝。蔡傳。其禮依郊祀爲之。尊案云。類之名義。諸解皆不若鄭注之確。故朱子書集傳取之以授蔡氏也。

文弨謹案。下文又有尊案云。經言類祭不外陟位行師巡守諸大事。皆義類之正大而不可以已者。然則類之爲名。或亦正其義類而告之之謂乎。若以類爲依倣郊祀。則旅亦未嘗非依倣爲之也云云。據此。則此處尚未可遽以鄭注爲確也。

禮志壇每成高二十七尺。三成總二百七十有六。乾之策也。尊案云。乾策二百一十有六。七爲誤字。顯然分之爲三。當作每成七十二尺。亦刻本誤也。但三成共二十一丈六尺。何乃太高。亦不可考。

文弨謹案。每成二十七尺。此似非誤。意此下或尚有脫文。考前後制度。多言十二陛。陛七十二級。三成。陛級之數合之。適得乾策。然則非言每成有七十二尺明矣。蓋每成二十七尺。已比舊之高加倍有餘。（舊每成高八尺一寸。）無遽加至七十二尺之理。但當以爲文有脫誤可耳。（或總字誤。當本是級字。）

後漢書祭祀志。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郭外一段。至三時不迎。尊案云。此永平以前舊制。劉昭以其不成禮典。故祭祀志中列永平迎氣五郊之禮於前。而附此於下卷之末。

文弨謹案祭祀志末所載靈星、先農、風伯、雨師、及此迎春一條、皆縣邑之事、故不備禮、且不言郊而言郭外、若天子國都、則永平以來、即有迎氣五郊之制、本之禮識、月令又采元始故事爲之、則知非永平創造可知矣、迎春一段、不紀年月、不可即斷以爲永平以前舊制如此、而後乃改易也、今州縣亦止有迎春一節、此即古法之猶在者、又案後漢書附見諸志、皆晉司馬彪續漢書中之志、梁劉昭注以補之、故題曰注補、毛氏汲古閣本猶然、近乃改刻作劉昭補并注、此大誤、不可承用、

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星辰、注、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疏、辰即二十八星也、尊案云、星兼經星緯星而言、辰天之無星處皆是、是以日月所會、大略分之則爲十二次耳、非即指二十八宿也、

文弨謹案、二十八星、皆日月之所經、一歲之中、凡有十二會、故疏又云、不當日月之會、直謂之星、若日月所會、則謂之宿、謂之辰、謂之次、蓋專言星、則可以兼經星緯星、此以星與辰對、故注一主緯、一主經也、若邵子言天之無星處皆是辰、此別一義、而以施於祭祀則不合、何則、太虛之中、坱兮無垠、既祭天矣、又祭其無星者、此何義也、若謂大略分之爲十二次、則舍二十八宿之外、不聞又立竈瞽之祭、降婁之祭、諸名目也、又尊意以北辰、辰之最尊者、竝無星象、亦不在二十八宿之內爲證、竊疑北辰雖無星象、然天之樞紐、確然有可指處、鄭氏既以北辰耀魄寶爲上帝、故此不具列耳、若日在營室、日在昴、既已確指其星爲日之所在、而猶不謂之辰、轉求之杳冥之處、恐未然也、餘星不謂之宿、而唯此方面各七者謂之宿、宿即次也、次十二而星二十八、以所會包所經也、若過泥無星一語、則水星又何以謂之

辰星大火又何以謂之大辰。中庸日月星辰。何以總謂之繫於天乎。此猶儒者以天爲卽理也。而要不可以理爲所祭之天。所謂言各有當也。觀下條尊案所云。取附近之星以相識別。是已洞悉其故。而猶引無星謂辰一語。竊謂當幷去之爲是。

尊案云。太歲之祭。或以爲木星。或以爲十二辰。若云木星。則卽五緯之一。而非別有一神。若以所行之次。每歲一易者當之。是卽十二次。是已在二十八宿之中。而又非別有一神也。

汝弼謹案。周禮保章氏。十有二歲。鄭注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又互見太師注。假如元枵子。星紀丑。析木寅。大火卯。壽星辰。鶉尾巳。鶉火午。鶉首未。實沈申。大梁酉。降婁戌。娵訾亥。此十二辰之建。乃左旋也。若子爲星紀。丑爲元枵。寅爲娵訾。卯爲降婁之等。則右旋之辰也。馮相氏既言十二辰。又言二十八星。疏以辰爲子丑寅卯之等。是又與十二次之爲辰者別也。太歲之祭。雖始近代。然考之於古。太歲實非歲星。又非二十八星明矣。敢獻其所聞。

王舜中劉歆。

文弼謹案。漢止有王舜。無王舜中。考漢書王舜下接以中壘校尉劉歆。陳氏禮書誤以中字屬上。其實當時尙少二名也。

尊案云。夾室之制。孔仲達謂房與夾室。實同而名異。鄭康成又謂房當夾室之北。

文弨謹案鄭在孔前文勢似不應爾竊以實同名異之語雖見孔疏而實創於孔安國陳氏禮書所引可證然則仲達改作安國可也

周禮天官凌人祭祀共冰鑑注不以鑑往嫌使停膳羞

文弨謹案周禮祭祀共冰鑑下云賓客共冰此注九字單釋下句非釋祭祀也祭祀共冰鑑何云不以鑑往祭祀自有主者何云嫌使停膳羞此注應刪去并下疏二十七字亦當刪

薧賓又下生　大呂又上生　夷則又下生　夾鍾又上生

文弨謹案薧賓係重上生此卷內後所載鄭康成語不誤此處四字上下俱當互易朱子鍾律篇及徐氏萬卷堂周禮本皆不誤可證也

尊案云蔡氏以九起算非止得太史公之法實黃鍾律度爲萬事根本之妙蘊也黃鍾以九爲本以三爲用神明自然乃造化之奧機其所謂九寸者不過假尺度之名以紀損益乘除之數而與尺度之積十爲分積分爲寸之寸截然不同朱子謂爲假設之權制可謂得其意而與史記注合但此稱其數整齊簡直過於鄭法之難記而易差不知黃鍾自然之數妙合天成是以生律生聲極其所至而無不通若鄭以分寸審度之法拘泥推測不但與律度之本旨霄壤懸殊即其算數已難記而不可行矣嗚呼黃鍾之蘊朱子且未能盡窺何怪算數家紛爭執礙揣摩擬議而成萬世不決之疑也非大聖人孰能冥悟神會而與於此哉

文弨謹案朱子謂十二律之數鄭氏與太史公說不同且謂鄭法難記而易差竊嘗求鄭氏之法止是三分之數與史公合未見其積十爲分積分爲寸與史公異也何也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則是以三分爲寸也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則是以九分爲寸也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則是以二十七分爲寸也推之至於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與史記生鍾分酉之數合也無射之分數即史記申之分數也夾鍾之分數即史記未之分數也夷則之分數即史記午之分數也其他莫不皆然鄭何嘗拘審度之法而以十爲分積分爲寸乎夫史記自子而亥極於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數亦可謂多矣而不患其難記者其法不過三之而已其實則倍之四之而已又何獨於鄭而以爲難記而易差乎史記卯二十七分十六與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合也（三爲一寸・十五爲五寸・尚餘一・故云三分寸之一・）辰八十一分六十四與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合也（九爲一寸・六十二・爲七寸・尚餘一・故云九分寸之一・）以此推之莫不皆然則史公鄭氏一以貫之朱子此論恐尚未可以爲然也

史記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爲極廟

文弨謹案此段史記各本皆然其實誤倒案雖萬世世不軼毀當在今始皇爲極廟之下觀下文云自襄公以下軼毀使知此句之爲誤倒明矣

宋史禮志至道三年孝章皇后宋氏祔享有司言孝章正位中壺宜居上室懿德追崇后號宜居其次詔

孝章殿室居懿德下。尊案云。孝章祔享。乃祔於孝惠賀皇后之別廟也。太平興國元年。太宗懿德符后已先祔其廟。故孝章祔時。有司以居室之上次爲論。但孝章乃太祖之繼后。懿德乃太宗之繼室。以兄弟之序。君臣之分而言。俱宜以孝章居上室。今乃易之。亂其序矣。

文弨謹案。以太祖之繼后。降居太宗繼后之下。其爲悖禮。夫人而知其不可。乃當時後世。俱無議論及此者。竊以眞宗朝決不應有此事。禮官趙湘請以眞宗本生母元德太后祔太宗廟室。眞宗曰。此重事也。俟令禮官議之。又越三年。始因羣臣表請而後從之。則其必不以私情而黷禮之大分可知矣。然則禮志何以云爾乎。曰。禮志之文。殆有譌誤。若懿德先祔孝惠之廟。則以孝惠之未嘗一日居正位者而懿德且爲之屈矣。何獨不屈於孝章乎。若懿德先已居孝惠之上。則其失已在前。不待至此。有司始議其先後之次也。兩者俱無所處。竊意禮志之文。當云有司言孝章已正位。宜居上。孝惠係追崇。宜居次。詔以孝章殿室居孝惠下。兩孝惠俱譌作懿德者。蓋轉寫者見下有懿德居上。及懿德居淑德之上之語。文相附近。故譌耳。且卽以懿德居淑德之上一句考之。若如禮志譌文。則孝章居懿德下。居淑德上乎。抑并居淑德下乎。不應止以懿德爲言也。如此大舛錯。而無一人言者。有是理乎。故知兩懿德字。皆兩孝惠之譌。觀後文所引神宗紀及玉海等書。皆以孝惠、孝章、淑德、章懷連稱。卽可知當日之次矣。

尊案云。斬牲之禮。行於京師。都試之法。行於郡國。

文弨謹案。劉昭注續漢志云。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陣進退。

名曰乘之。是都試不但行於郡國也。晉書禮志。載魏國有司奏漢西京惟十月都講。亦其證。此乘之之名。似不可不載入。又案晉書禮志。雖與續漢志相同。然以賜武官下。當疊武官二字。六十四陣下。續志有名曰乘之四字。尤詳備。唯天子下車一段當仍之。亦見續志注。

尊案云。夏小正緯緯傳末有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十字。殊不可解。朱子儀禮經傳。移在夏小正篇名之下。戴氏震考正。以爲北宋大戴禮本無之。乃爾雅疏之文。校書者誤編入此。其說極確。今芟去。

文弨謹案。此係戴君初說。曩曾與論及此。殊不敢以爲然。卽朱子所更定。亦有未安。既而戴君精思之。乃知舊本非誤。其讀當於何以謂之句斷。小正以著名也六字爲一句。此於本書亦有例。因爲歎服前人之不得其解者。止坐句讀未明耳。今新刻大戴禮。卽從戴君後說。此條亦宜改正。緯緯注下應增入十字。

寄孫楚池師書 丙申

日承手示。論近今人士。學不如古者有二弊。一則貧窶所累。不能不以衣食分其志。一則爲學使者。不能衡鑑。惟允取通經學古者。以風示之。夫士也。旣處不能專精之勢。而所以應上之求者。又可以幸而得之。此所以績學能文之士。蓋千百人中。庶幾一二。而猶未可必也。茲言可謂切中近時之弊。夫伊古以來。士之能自立垂名聲於後者。惟貧士爲獨多。其當大任而著勳績者。尙已。卽以文士中求之。傭賃樵牧。織簾鬻畚。然荻照雪。聚螢抱大者。比比而是。安在貧之不可以益厲所學耶。竊謂近今之弊。尤在乎志節之不

立風操之不振。故中材以下。以貧爲病而墮其守者有之矣。蓋不獨役役焉惟治生之是急也。亦由上之人不能貴士而遇之以禮。偶有微忤。輒欲借之以立威而摧折之。唯恐其不至。於是士之自處也亦日賤。所憂不徒在學之不專。文之不工而已。既不知學。則益不知古聖賢之志節。而冥冥以行。不得志猶未甚害也。使其得志。其害可勝言哉。至於學使者之於士。未能如古者教之之法也。所衡者文而已。而文實可以見學。學非徒記博而誦多也。理則昭昭然。法則秩秩然。其辭氣溫溫然。浩浩然。皆不可以襲而取也。今父兄之望其子弟。鮮不務爲速化之術矣。然以其文與老成積學者較。蓋如朱紫玉石之不可以雜糅也。乃或貴紫而賤朱。寶珉而弃玉。速化者有效。而積學者無功。嗚呼。於此有人焉。迪後生以窮經研理之事。鮮不以爲迂矣。更抗之以聖賢誠正修齊之法。則卻行而退耳。其弊蓋非一朝夕之故也。若文弨所業。則在雞鳴之三章矣。在鍾山幾五載。幸有一二同志信而從焉。至於漸染俗學已深者。始終不能變也。始文弨初至時。肄業者百數十人。今則倍之矣。每課必卷卷而評校之。但苦年力漸衰。精力不及。而實不敢以慢易處之。是以幸免於愛憎之口。每思人當中年以上。讀書實難。唯童髫穎秀者。可教之以五經爲根柢。庶有異於俗學之陋。而不貽終身之悔恨。與前學使者言之。因選得四五人。皆年十四五。新入學者。送院受業。每月定期考校者六次。爲之析疑陳義。且察其成誦以否。而究竟能副所期者絕少。雖至今羸靡弗絕。然窺其意念。似終不若時文之可悅。高者亦不過諧聲屬對。爲詩賦之用而已。所謂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不信然乎。文弨家貧。唯仰束脩所入。故不能辭講席而不居。然亦非徒食也。所梓書院諸生課義

二册呈覽。其於吾師公正論文之旨。未知有合焉否耶。

與趙敬夫 曦明 書 辛巳

僕自來贛陽兩年於茲矣。於今乃得覩足下之面。豈非篤於實學。不求人知之士哉。觀足下所注徐庾諸人集。皆能直探事始。深究詞源。本隱以之顯。睹指而知歸。元元本本。殫見洽聞。於此服足下之學。既又讀足下詩。古文辭。皆有法度。其志節超逸。風規清峻。脫然自出於塵壒之表。千百世下。當想見其爲人。詩格矯健。有風骨。書義山詩後七截句。闡幽發潛。議論特精。當不可易。序記根極理要。能肆其醇駢體文清麗流轉。佳處於宋人爲近。夫此數體者。或不能皆工。而足下又能兼擅其長。如是。則豈流輩中所易得乎。然而足下名不出於鄉里。學使者未聞改容而禮焉。邑長無有過而式其閭者。猶復聚二三童子而課之業。脩羊之所入。不足當上農夫。其處境之困如此。此在常人宜何如感槩者。而足下獨守之益堅。養之益充。閉門絕跡。不交當世。唯以著書自娛。然則足下固不求千百人之知。而在乎一二人之知。且不汲汲乎當世之知。而庶幾古人之我知。因以卜後千載下之必有以知我也。而何憾焉。昔歸熙甫以一老舉人。與弟子講學於荒山之濱。世固未之奇也。後得一有力者推崇之。而人始信焉。至今無異論。以當日之才華氣燄。如王弇洲者。猶且自以爲不及。由是觀之。祿位容貌。及身而盡。士固當爲其不可盡者耳。雖然。足下自爲計則得矣。世有足下其人。而不爲之延譽於四方。豈非吾黨之過哉。先以書通於左右。以明區區傾倒之私云爾。

與程致堂以道進士書　戊寅

貴鄉戴東原兄僕重其學問與之定交今聞其因祖墳事與賢從兄弟將生嫌卻此固戴氏不肖子孫爲之然其羣子姓中苟少有人心者自不容見其先世百餘年藏魄之所一旦受侵削震驚之患亦漠然袖手緘口不一校計此在常情尙不出此況於賢者在貴族初買之時必不知爲戴氏祖墳之地今則已知之矣卜地以葬求其安吾親也今如所卜之地恐吾先人亦將不安夫利他人有不肖之子孫而吾得乘其閒而取之使吾亦有如是之子孫而人亦得乘其閒而奪之一彼一此其情有異乎否乎賢者愛其親以及人之親其必不肯陵人之親以爲孝也明矣今之堪輿家動以福利啗人僕素不明此然第以理觀之人方銜哀茹痛積怨含怒不量其力之不敵而必欲起而爲難以求伸其爲人子孫之志事儻不濟而怨毒之氣愈不能平是在我方欲求福乃反以之招怨而犯怒訐訟由之而起釁讎由之而深恐亦非貴族之利也年兄天屬相關誠宜及早調處如其昭然遠見舉地相讓以安兩家之先靈此其於仁智孝慈之道兼備無憾戴氏子孫宜何如感戢也若其勢萬不能已亦愼毋相逼太甚期於兩安而已年兄亦度其所能行者而盡誠以相告焉譬之啟龕而遇水石蟲蟻之害亦將不改卜乎吾之爲此言誠私於戴君然自年兄言之則亦可謂忠於貴族矣佇望覆示

與彭允初紹升進士書　壬午

去歲得手書見所著傳記雜文四篇命意高遠毅然以古人自期待不以目前之得失爲欣戚此固與流

俗之見殊矣。又聞將盡研諸經。首先致力於詩。以年兄之才之年之境。固所優爲。第恨不能合幷。無由共相劇切耳。鄭氏詩譜本有圖。今所見者。歐陽氏所補者耳。然歐公既自爲書於後。乃自謂於絳州得見鄭氏本。則圖固未亡也。周召邶鄘衞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有明刻本。俱各沿當篇之首。今本合而集之爲一卷。皆今詩之次第。而非鄭譜之次第已。此何異朱子易本義。元依古本。與程傳之從王弼本者。本判然不同。後人既以本義散附於程傳之後爲一書。已又復抽出本義單行。其次第仍依程傳。無復區別。凡此皆鹵莽之過。亟當正之。勿使疑誤後學。鄭氏圖於今可得見否。江南多藏書家。幸爲訪之何如。

答彭允初書 丁酉

年兄以擬傳二字無本。欲改爲行狀。前愚作此傳時。私念爲大臣作傳。乃史官之職。非某所敢僭也。湯潛菴先生有擬明史臺。其書首署姓名擬。此雖近時人。然文正乃大賢。其所行卽足以爲世法。是以用擬字。且古今文中。所用甚廣。不獨擬古人也。如朱子有擬上封事矣。封事可擬。傳胡爲其不可擬也。則愚之爲此。亦非徑屬杜撰。蓋終愈於僭云爾。然年兄有言。亦不可虛雅意。考唐之經籍。宋之藝文志。皆有爲名臣撰傳而稱家傳者。此外又有別傳外傳等名目。今愚因其子姓所請而爲之。則當標家傳無疑也。年兄精於古人行文義法。彈射不少假借。誠余亮直之益友也。則所自爲文。必矜愼可知已。乃去年寄來二林居制義一册。開卷見自序。卽有大不愜意者。夫年兄之深於禪學。夫人而知之。卽已亦不自諱也。僕自栝識

以來。至今已二十餘年。交情益熟。而未嘗與年兄論禪。亦未嘗砭年兄之爲禪。誠以造化之奧。鬼神之祕。未能研究洞徹。而於彼家之言。又素未嘗參討。夫人之質性。固有各適其所適。而不能自反者。古來禪學中之爲忠臣。爲孝子者。亦復何限。不必槩行抹殺也。吾但取年兄之恬潔直諒而已。今者以時文詮孔子、孟子之言。而序乃託於夢中之二境。以標明旨趣。固已褻越而不尊矣。乃一則以爲老師擁皋比。闡義文、周、孔之教。圜而聽者百千人而樂之已。又夢爲衲子。空山趺坐。六根蕭寂。五蘊廓然。則又樂之。何年兄此中之紛而不靜也。夫夢成於因。年兄有自賢之見。而以爲百千人皆莫已若也。是以夢之中有此一境也。若衲子殆似所云夙根者。今但未祝髮耳。使於斯而詮金剛。釋楞嚴也者。吾又何責。乃今以冠四書義之篇。豈其倫哉。援儒而入於墨。且不可。況抑大聖大賢而使之皆出於西方氏之教。則得罪於名教甚大。今年兄書來。乃以爲此祇指點文境。顯出虛實二機。不可以實爲是。以虛爲不是。至其自得之實。一且不立。安得有二云云。則愚更所未喻也。夫吾儒有吾儒之虛實。彼家有彼家之虛實。吾儒非執有。彼家亦自謂非頑空也。今年兄乃如鴻溝之截然畫界。而以實歸儒。以虛歸釋。無論儒不任受。即彼家恐亦非正諦也。聖人曰。吾道一以貫之。既以詔曾子。又以喻子貢。吾人爲學。自當於萬事萬物之理。即身體驗。而尋其所爲一者何在。今云一且不立。安得有二。則明明是彼家所爲萬法皆空之說。而義仍未了。更當於此句下。又進一轉。才許悟徹耳。僕在鍾山。不得已而看時文。講時文。實非性之所樂。以年兄之才。沈潛於義理之中。以輔經而翼傳。何不可自成一書。既幸而早離場屋之累矣。及髮將頒白。顧復頫首以效舉業家之面

貌何屑屑也。如欲自喻所樂。則吟風弄月。亦何在不得吾與點也之趣。而必爲是乎。年兄欲兼有其樂。政恐坐是交喪也。文凡若干篇。實不能偏讀。但首一篇題爲學而時習之。文則既見之矣。夫必先知所爲學者何在。因而時時習之。今年兄但有見於時。無見於學。祇欲教人常惺惺耳。中間唯不可離一語。似少近之。然云不可離者時也。而吾以不可離者習之。則仍然捕風繫影。專一玩弄精神。而未有實地。且其後自記云。開宗明義。不應以小儒臆說參之。則太倡狂無忌憚矣。開宗明義四字。梁皇侃始以標孝經之首。而唐人即因仍之。亦由當時習釋家之言。久不復知所持擇。聖賢安有所謂開宗也。學以明倫爲主。自書契以來未之或改也。而言語動作。自幼儀以至於動容周旋中禮。無時而可廢學。朱子集註。自是顛撲不破。今年兄所云小儒所云臆說者。何人乎。是明明指朱子而已矣。朱子大儒。古今駁難不一。其於朱子無傷也。而年兄乃肆筆逞臆。不顧所安如此。即以前輩而論。意見各殊。尚當婉約其辭。寧謂朱子而可橫詈若斯也。首篇如此。是以未及徧觀。蓋雖有他作之合理者。而亦無救於此之離經而畔道矣。及得年兄書。自舉數題。謂朴實說理。正發明洙泗之傳。程朱之奧。僕因取而覆閱。如自古皆有死篇後自記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眞。案此二語本出法華經事本作法字。所謂一法。彼蓋即指趺坐而坐。引而不發。爲學徒作指點語。今改法爲事。列之文後。便令人百思不解。齊景公篇。從聖人老於匹夫不得一民寸土說起。聖人豈有此胸襟也。夫作四書義。代聖賢語氣。細意體認。猶恐粗而不精。有負當代文明之盛。乃年兄駁雜而堅於自信。加之貴公子有才學。友朋閒非素直諒不撓者。孰肯以言賈人之怒。僕觀所載評語。皆仿年兄

詞意而爲之。安知非陽是而內實不然。既不欲因此取憎。又恐言出而爲士林中所責誚。故作此種筆墨。使見者皆曉然於有所不得已而出於此也。今爲年兄計。莫若擇其大害理者而火之。能決然舍其舊習。而唯吾儒是從。斯大勇也。否則慎無爲騎墻之見。詩有之。涇以渭濁。湜湜其沚。知言者自能辨之。惜年兄以有用之財。災梨禍棗。爲此不急之務。而轉取不韙之名。是以面晤時微露其端。而不欲著之於文字之閒。今既見詢。不可以不盡所懷。故輒陳之如右。